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六

大同府知府吳輔宏纂輯

藝文

碑記

國朝 北岳恒山廟碑記

張崇德

粵稽瀕洞未疏曷分六合氤氲乍啟迺判兩儀陽德惟清
昊昊然穹窿罔極陰元載厚厖厖乎塊坳無垠高卑陳而
動靜有常剛柔推而變化莫測星曜著焜煌之象河山呈
廣大之形岳瀆通靈肸鬻效職蓋自帝堯肇都於冀主神
禹告績於元圭封山濬川爰表齶齶四岳燔柴瘞玉俾鎮

芒芒八埏第泰華踳跼於青雍望不爲守衛嵩盤萃夫荆
豫險弗稱藩詎若恒宗之拱衛京畿包互中外配乾象庵
坤維闢天門開地戶也哉考周髀之度天起牽牛而左舒
稽宣夜之推地自昴畢而右拓躔列大梁耀當辰次稟一
六之真精含沆漑之清氣昭剛中之坎德運勞澗之元機
所以濬澍興雲錫祉祥於下土歆雩饗禋奠林總於遐方
其背也則嶠陷稕立斂菁蒼而巘岈其面也則逶迤周回
茂松杉而葱鬱且子爲元會運世之首水居火木金土之
先萬事本於黃鍾四時成乎冬令自蕭消消靡已生生化
化無窮維此恒宗備矣衆善因蘊至德爰命令名所謂高

明配天博厚配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非陰陽不測之神
悠久無疆之妙其孰能與於此哉溯洄脉衍崑崙瓜連碣
石拒洪河而撐渤海綴句注以底太行磊嶂峩嶻翹翹焉
狀蒼蚪赴螭重巒芻芻蛇蛇兮肖率然蛩蝻崿嶽數州雖
禪竈鼎詳知其延袤盤紆萬里卽豎亥未徧步其縱橫列
障以分疆域設險以鎮堪輿鎮龍堆之曠漠嶽薛蔡巢控
鴈塞之雄關嶙峋巒岷玉華聯繫夫左掖翠屏罕峙於右
肩紫荆前襟白登後擁職方紀昭餘之淵藪水經載恒漳
之源流仲遠述其曠岫曼倩圖其萃律幽人來况攜昇以
濟屨遊蓬士登臨著屐而舒遐眺蹒跚古峽迤邐長岡依

螺髻之峻嶒歷牟腸之迢遞振衣步雲之路凝眸望仙之
亭姑射神人崆峒隱士雲旒昔傳驪而降止霞冠曾望氣
以追攀縵山笙鶴已遙蘭臺縵飢何邈惟見重岡連連而
嶺岫危磴魂礪而跛陀怪石傑儻而巖嶮巨壑硤峿而潺
湑太元之冰齧齧兮玄凝嶙穴龍湫之液淼淼乎滂瀆律
泮覆嶺琪苓實歲蕤葩摧瓌被厓瑤草莖扶疎葉芊眠清
風拂而鷹馥皦日耀而增鮮鬱鬱蒼松蔚蔚礫矧亭亭古
木森蔚叅橫空嚮紀繫寒竒蹤連理萃扶輿佳氣珍禽揖
揖颯韻離聲瑞獸踏踏蔚斑色冽颯歎瀉於籟數徐舒
礪峯輕颺搖曳天條校韻駢駢磴峪蕤二秀仙姑瑤實金

英瓊蕊巖壑五紋石
黃芽紫好青精微
曼嬾嬾於筆
神漢飄飄乎巔椒陟
揀緜之堯臺何攜韻磬而歸元圃觀
爛柯之陳迹獨遺方罫以薄蒼苔
蟲啜踏而猱捫心惴惴
以發悖兀阜峽如蝸蹙足踳踳以凜懷步徙倚而踟躕聊
淹留而賊睂碧嶂依佈繡續空翠不磨素斨髮鬢魁魁厥
彪如炳琳宮珠闕緲處鴻濛之中紫府瓊樓列布巖崖之
上媿壺嶠而爲伍播倥羨以比肩
輶祠籟踈跨谷彌原幽閣
窈窕臨阿倚澗美景躬難縷
悉蓮蹤音莫徧聆山岳藉以
生光簡牒志而增賁擗才
人之著作峯如筆筆如椽寫
騷客之吟哦景有詩詩有畫
直金城之福地洵總元之洞

天蒼夫登礪磴之丹梯
隋麟蟲之碧巘
堊垣掩映重嵐
綦塏埃而輪奐
寫宇勸鶻迫近層
靄更寥廓而崔巍
簷牙旣羅比以參差
棟梁復偃蹇而天矯
丹青炫彩交含星斗
之光
黼黻流輝互耀雲霞
之色
紛績藻於染稅
編廡虜於棖樞
圖精異於垣墉
儻蛟螭於薨穩
肉醜穠葩用之
削刷鞞鞞嫺翩翻蠖
蠕動之描摹
乃準翠粲央央然
斑彩瑣璫
豔豔乎光明熠燿
岳墜勒磨崖之什
挾風霜霏雲露
珉玦鏤殷薦之章
麗色絲濯藻錦苔
蘚鳳鳥蟲之迹
散霧誰詮
霾霰封篆
猶之文睜曠曷辨
承乾奠坤而作鎮
信是名巒辨方正位
以居尊允云神域
第緣洞號還元窟
稱飛

石像請張以傳會致物幣而移遷雖陳修乎薦獻負輶黑
夫神明安所謂禮冠六宗侑享於園丘方澤尊同五時匹
位於玉女天孫也歟矧夫惟神主岳惟岳藏神宥宥冥冥
洋洋赫赫其功不宰其載無聲詎獨錫純嘏以福惠黎元
抑且資奠麗而救寧邦國所以自昔膺承符命統御寰區
莫不考核古聖之鴻規續紹前王之令典誠申美報仰答
洪庥輯蒲穀以省方望秩肇諸虞覲既公侯而議禮懷柔
昉自周巡秦登刻玉之符載瘞珪璧漢進泥金之檢爰闢
畛壇貶爵王封始於唐靖紛內禪之世晉崇帝號由於宋
靈文申錫之年元魏首營路寢於東椒故明再拓闕庭於

北嶺雖百王未盡詣雲亭而除燁然歷代咸皆奉玉帛以告成惟是運有盛衰治分興替或缺或廢迺易迺尤邈自周秦降臻唐宋車轍東而天王守鼎僭亂作而列辟爭雄政教不行於諸侯會同奚睹於方岳素靈甫斷赤火隨炎芒揚真人收失鹿於共逐春陵景胄噓死燼於再然嗣惟峙通天聳承露覲覲仙神之邂逅徧幸恒岱以遨遊迨及漢終而三國晉暨夫六朝宗社傾移擁虛器於奔播疆輿分裂委柴望於蒼茫維拓跋撫治平城萼陽輯安近甸時儼步虛之法駕比遣釐祝之轎車迄至仙李蟠根神堯垂統雖貞觀親摘翰藻伸達寅恭開元特頒冊符祇昭褒顯

行跡夫沿前事出於禮經既而五代相承兩宋
是繼屹屹山靈四百載未釐禋祀巍巍岳觀千餘禩莫並
華嵩逮元統一海內屆明奄有寓中雖正定溢濫之稱終
則傲晚近之習於戲修廢舉缺待聖主而後行議禮考文
迄盛朝而始正洪惟我

體天隆運英睿欽文大德宏功至仁純孝

世祖章皇帝協昌期而作聖闢鼎運以飛龍濬哲文明溫恭允
塞紹祖武宗文之謨烈開天清地寧之統基濫徼悉同車
書之轍域埏盡入王會之圖故凡鑿齒貫胷彤身交趾無
不梯山航海獻雉貢葵識建極之有聖人慶綏猷之惟元

后至若三禮五教罔弗誕興八政九功靡不備舉化臻雍
皞世際光昌符珠連璧合之徵覩雲爛星輝之瑞而

先帝幾康益慎兢業靡皇詣講幄紬繹典墳臨辟雍躬親釋奠
肆眚災優軫卹施蠲豁罷加增憫惻獨時周饘粥賑饑饉
特發帑銀樹植金雞頻修三歲之禮詔飛丹鳳遐敷萬土
之春俞黃門之敷奏正元岳之明禋制超百代之規典復
千秋之曠功德聿隆於堯舜禮樂媲美乎虞周嘉謨偕山
岳同巍盛業與乾坤並永者也伏遇

今上直特縱之英資紹無疆之鴻緒紀元於攝提之年肇位

於赤奮之歲春王正月天子萬齡乘六龍以御天懸象魏

於中黃之道斂五福而錫極垂衣裳於太紫之垣膺天眷
之申佑荷神庥之介禧爰循成秩之文廼舉大亨之禮彤
伯肅儀保章涓吉鸞臺挾藻少府頒香時乎序值初秋幹
周旬浹服楚楚之華袞秉峨峨之介圭臨黼展下綸詔徧
禋河岳特簡臣鄰爰命起部之貳卿代祀恒鎮於雲郡旌
旒纒紛映朝霞而灼灼駟乘駢集鳴曉風而駸駸載協靈
辰恭揚盛典合其粢疏穠禋璿諸簋簋蓋蒞商尹盥飴薦
於豆登闔輅鏗鏘六奏和而神聽瓊璋和鬯三獻具而禮
成朝使達

帝命而祝釐惟誠惟謹部臣率寮吏而助祀克敬克嚴燎燭

輝煌星月炳煥恍惚縑車降止幾希絳節儼臨由斯神歆
嘉祀天錫純庥保國祚如金甌鞏皇圖若磐石垂統於聖
子神孫而靡極歷紀夫千春萬禩以無疆民豐物裕俾率
土永樂堯年俗懋風淳躋斯世同遊舜日又詎止岱雲覓
瑞嵩呼效靈矣哉崇德枵中無學彪外不文慚領郡之無
長愧事神之未洽忻逢曠舉幸侍班聯是爲記

山陰縣重修廟學碑記

汪灝

今

天子稽古右文崇儒重道駕六龍幸闕里行禮奏樂釋奠有
恪製詩紀於石撤御繖列於楹大發內帑以新其廟貌又

親灑宸翰大書萬世師表下令郡縣學皆摹勒榜大成
殿三代以來尊崇先師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夫上行下
效所好必甚宜乎郡聳翬飛邑輝輪奐矣乃余自辛巳視
學三晉所至瞻拜宮牆率皆畧整甚暫潔灑掃甚且垣
敞甍穿半鄰摧敗求其芬榛布翼棟樑高驥者不少概見
詢之守土守土者曰吏治雜而多端考成嚴而才絀既寡
餘心又鮮餘力衆謂僉同似亦有未可過繩者焉比校士
雲中道出山陰小憩郵舍聞右壁橐然治土聲丁丁然剝
剝然治木石聲問之曰邑令有事於聖廟余因舍之埤垣
而微窺之邑令整肅而咨度儒師俛仰而占對百王勞心

瘁力以勤藝事余退而嘆曰夫非邑令乎哉一無惰容百
無廢事天下事豈不存乎人哉壬午長至爰歌落成邑之
諸生乃臚其工程請余爲之記余諦觀其經營之所就首
敬聖祠尊所生也以逮先師禮殿先賢兩廡頰宮池橋禮
門義路狹者廣之卑者巍之欹者植之腐者堅之剝者墜
之缺者完之湮者濬之陋者藻之至未建之魁星樓已殘
之左右坊舊圯之明倫堂久廢之鄉賢祠又莫不規模大
備耳目一新彈丸小邑於是巍然成壯觀矣余聞令之爲
人廉而貞公而明輕徭薄斂兆民懷之扶良佑善士子歸
之士信而民孚夫是以舉事而易觀厥成也因而思夫天

下之人才餘於事斯有餘心心餘於事斯有餘力他人治
民而不足令兼事神而有餘書不云乎一乃心力其克有
勲微斯人孰與歸今而後天下之令猶假口於心力無餘
也者余願舉山陰以繩之且以激厲之矣令甯姓名朝鼎
宇坦圍直隸山海歲進士皆大清康熙四十一年歲在壬
午長至後穀旦

雲中書院碑記

邵樹本

書院之設所以廣學校之教而與黨庠術序家塾相表裏
主以山長自有宋始而唐校立經師庠立孝經師已開其
先惟循名以責實斯有助於作人之雅化其不可視爲具

文也審矣乃號稱能吏者輒謂迂遠非要圖又或鄙其俗之椎魯無文也而以爲不足教是良師固難其選而當事君子有志於復古儲材毅然力起而身任之尤未易觀也
余奉

簡命視學於斯者三載雅悉此邦人士質勝於文未敢挾奢望以求其備然每按試諸郡平心校藝其間茗豎穎發亦復有人因知造物生材不限乎地培之灌之莫非嘉植而棄擲焉可乎今大同太守嘉公之重新書院也與余所見畧同余耳熟其循聲久矣於是益重其賢而知大體夫大同自昔相傳長於武而短於文說者謂風氣使然太守曰

是固有之然非長吏所宜言夫德行之不講文藝之未習
藏修息游之無道皆守土者責也矧幸際

盛代文明諸生卽敏鈍不齊率多蒸然向化思奮於學今
無以成其材而逆計其材之難成其偷已甚豈莅官臨政
之道哉爰自下車以來良法以次修舉而尤惓惓以樂育
人材振興文教爲先務聞城東向設書院傾圯已久舊址
改爲營署乃於府治之西擇其地之高潔而爽塏者重建
焉自堂齋門廡構櫨榱角以至庖湢繚垣之屬一一秩然
井然不侈不陋系以雲中仍舊名而誌其地也明年春將
延師之有道者掌其教特請余爲文紀諸石蓋深望來者

念創始之維艱，俾有基而弗壞。庶幾儒風日進於上，而非徒以是博造士之名，邀頌聲之作也。於戲！太守洵可謂賢而不知大體，而其餘善政，卽是可例推云。抑余更有期焉。夫教之不先上之愧也。若教先而率不謹，則其咎又有所歸。詩云：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又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言魯侯旣作泮宮來遊者衆，而且賢。今之書院等於古侯國之學，旣樂藏修息游之有所則，所以講德行習文藝，相與敬業樂羣，以無負賢太守曲成之盛意者，當何如耶？此又余之所拭目以觀者也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之春，落成於二十七年壬午之秋。鳩工庀材，捐廉俸以成。

無費乎國帑無損乎民財至修脯膏火之費若干則與知
大同縣事宋乾金暨各屬州縣約按歲公捐而協辦之其
隨太守而捐助者爲署縣事王正茂監修者爲縣丞甘延
年例得備書

重修大同府學碑記

史奕瓌

事有亙古今參天地而莫尚者學校是也蓋學校王政之
大本也大同府學居城之東南宮牆萬仞俎豆千秋邇來
文學益興科名絡繹特未知創於何時按郡志重建於前
明永樂間自乾隆七年重修訖於今三十年矣風摧雨蝕
綢繆未暇墻垣傾圯丹堊漫漶豈待觀瞻不肅爲守土者

之顏赧乎予莅任之初卽思葺之祇以工繁而庀材亦不易遲之數年未遑從事也今若日延一日則傾者愈傾圯者愈圯將何以勵士風而敦教化哉遂首捐廉俸爲之經始而牧令諸君子亦踴躍樂輸以助於是鳩工飭葺自中秋後七日興工甫逾月告竣工不知勞民不知費而已美哉輪美哉奐矣古聖王學以造士擇鄉里之彥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教之以禮樂若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事無一不出於學習其耳目而專其心思而天下始多忠孝智能之士我

國家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黨有庠而家有塾車書文物聲教暨於遐宣雲中多士莫不春誦夏絃秋禮冬書彬彬濟濟於重熙累洽之餘而何可使聖人之門傾頽不治卽無論於王政有關亦非所以勵士風敦教化也考之於古酌之於今學宮不可以不修也如是夫工旣竣大同吳令請予記之適予量移河東俶裝在數日間匆匆握管記其事如右至所捐銀數又董斯役者皆列於碑陰時乾隆三十五年歲次庚寅孟冬吉旦

培風堡龍神廟碑記

張坊

風雲雷雨之神合祀於南郊南壇蓋以其代天司令俾百

昌萬寶震動發散潤澤長養使之暢茂條達堅好賴粟春
生夏長秋成以錫福於我蒸民也雍正七年

世宗憲皇帝以龍神風伯久已特建廟宇而雲師雷師尚闕專

祀令特建專祠虔奉禱祀是欲爲民祈福也或合祀之或
分祀之安徃而非浩蕩之 皇恩以昭報其護國佑民靈

應不爽之神功也哉天鎮爲三晉邊陲廣六十四里袤百
七十三里計一萬五百戶爲村二百五十九村皆建龍神
廟余入廟展拜見粉壁畫像森爽異常詢之畫工則云此
龍宮聖母之廟雲朔編氓村村祀之以禱雨澤者也其正
中南面端座爲龍宮聖母像旁而座者六則黃青赤白黑

五龍王及雨師焉侍立將相水部神也其上層雲壇則風
伯雷公雲將風姨電母虹童暨天神直符功曹判官凡行
雨之神無一不合祀之東壁則爲出宮行雨圖聖母立水
晶宮侍女作樂候直符使者捧玉皇旨命行雨諸神領雨
脚分數則隨玉案金爐香烟中飄緲而出天神駕雲前導
測雨所至直符乘馬五龍至騎五色神龍雨師風伯風姨
咸駕靈獸雷公電母雲將虹童與諸天神水神皆乘雲御
風而行各執器具各展技能以行雲施雨於被澤之方其
山神土地皆攜虎狼以迎送於其下廟西壁則爲雨畢回
宮圖五龍王易龍乘馬執縛旱魃之神及雨師風伯攬轡

而回風媿電母同車廻輪雷公斂鼓雲將收雲虹童出虹
與諸天神水神仍乘雲御風以歸聖母據案南向立候直
符以繳玉旨此三圖之結構也余息氣以聽凝神以觀覺
壁上神彩飛動咸凜凜然有生氣者再叩其本於何書則
稱出自道佛藏經且告殿視大小繪有繁簡尚少諸神憫
旱請雨天門及雷擊旱怪之狀更覺神奇其說未嘗不疑
齊諧之志怪也然細繹經史子集遐稽山海楚辭繁露文
選搜神述異古今詩賦諸書所載大海龍宮波神出沒御
馬騎龍出雲降雨阿香推轂玉女披衣雨師滴水風伯飛
車力士引鼓童女施鞭豐隆軒其震霆列缺閃其照夜者

自所稱阜魁爲虐若望雲霓雲行雨施雷電皆至雲從前
龍嘘氣成雲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九天之雲下垂四
海之水皆立者也觀其圖雖若可駭而可異原其理究亦
至易而至平古帝王以大易占天雲漢憂民何莫非彰其
代天司令以錫福於我蒸民者閭閻之合而祀之宜也又
何疑其神怪也哉新立培風堡民七戶并城北農人建龍
神廟於堡西廟成繪像因述粉壁畫工之匠心故事以爲
記

恒麓書院碑記

桂敬順

州治東有恒麓書院隕毀既久署州事黃州龍公重議興

復未竟其功而去余繼成龍公之志修葺完好捐貲延師
招州人士及童蒙之願學者來學焉中爲齋曰崇古後爲
堂曰仰止旁爲左右廡爲肄習之所且將謀立學田以備
餼廩焉書院去文廟百步去恒山十里許廟中之鐘鼓琴
瑟俎豆冠裳足以警昏惰而啟其畏敬之心山中之朝霞
夕暉仙靈古蹟足以長性情而發其天機之趣請生徒誦
讀其間含咀英華變化氣質郁郁彬彬安知不皆爲當世
之名儒國家之善士哉是爲記

重修白塘橋碑記

吳炳

按周官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其中溝洫畛涂川澮之

制莫不備具而獨無橋梁之文說者謂五溝五浚莫不有
梁無待言而見爾雅謂隄爲梁是也後世井田之法墮而
溝洫之制不修獨有水之處皆有橋梁以通行路其制不
一有壘石成之者有浮舟聯之者有斬木架之者然壘石
浮舟利於東南而艱於西北蓋西北之水奔迅湍激移徙
靡常架木之制冰合成而冰泮撤勢固應爾春秋傳謂九
月除道十月成梁是也應州桑乾河源出馬邑洪溝山合
金龍池諸水由馬邑南山陰北流經州西境涼亭村諸處
迤邐至白塘村而大其地當宣雲歸綏之衝仕宦冠蓋農
工商旅以暨京府文檄往還幾於輪蹄交錯值靈雨驟漲

既巨濤澎湃轉瞬縮流又砂礫漫衍勢不受艇難以方舟
舊於秋深水涸時架木填土爲橋春暮冰解拆撤令鄉人
董其事頗利行旅戊子秋雨水連綿西岸經暴漲冲塌一
十餘丈河面漸寬所存椿板搭蓋不敷往來阻隔將有病
涉之虞爰捐廉俸購買木植增修而遠近衿耆亦願協力
鳩工富者施其財貧者効其力無待董勸而匝旬告成請
予記其事予謂桑乾河由晉而燕歷十數州縣至蘆溝橋
滙衆流而歸於海其間橋梁建設不可勝數而第一橋起
於白塘村此邦之人能審輕重緩急不惜財而濟及賓旅
使往來者無臨淵裹足之嘆以視捐有用之金錢邀福於

成車徒之擊互亦得藉以告無罪云遂援筆而記始末於碑陰

重修大同縣學碑記

凌禮寶

大同北懸關外扼飛狐鴈門之口習俗尚武寡文自秦漢以來固已然矣及後魏建西京立國學則人才亦斌斌輩出前明迄爲重鎮人物科第之盛埒關南郡縣有學始於萬歷三年先是與府同學巡道馮子履相地別建後三十年邑令孫體元鑿泮池建奎樓

國朝初年大司馬馬公重修後率二十餘年一修治見於

碑碣蓋關北地寒多砂礫故頗治虔禮寶以去歲由高平
來莅茲土距乾隆六年邑令李伯謙修學已三十年矣仰
視殿廡將圯壞風雨不飭愆然將事若疾於心爰出俸興
修邑之紳士悅而來會伏金四百其不足者令益之以三
十七年四月八日治工百日乃竣凡材木瓦甍丹雘之事
工役之稍食爲金六百有六十不請帑不徵斂宮牆以內
傾者立之欹者正之朽者易之漶漫者丹雘之爛然改觀
人文其兆董是役者教授郎君克謙實盡勸相焉旣成釋
菜於廟乃揖衆而進之曰昔在帝舜察於人倫命司徒契
敬敷五教夫子慮後世之失其傳而趨出於異端也乃刪

定六經以正萬世之人心而教之學學也者學爲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也盡其道則爲聖而反是則不得
爲人聖人之謂集大成而諸生講習討論之地則曰明倫
之堂明倫者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燦著於六經
而實燦著於人人自爲之心此夫子所以爲萬世宗而天
下之所以立學而廟享者也廟之不修有司之責也諸生
今與令共成之矣明倫之學士之責也令願與諸生共成
之且歷代邊陲今居庭戶士變其武健之習方莘莘然奮
志於文教此

國家深仁厚澤漸摩涵煦之所爲有司欲宣恩德明教化

敢不益舉其職稱

朝廷立學明倫之指與皆曰善請書爲記且告來者也

永樂義塚挖土碑記

錢文粹

天邑土瘠而多城地荒不治城外西北隅有高阜焉其土色青而質潤可以資垣墉塗墍茨而義塚於茲是設邑中無賴乎爭逐利焉於是棄骸如林白骨成垣土人習而安之恬弗怪也余聞而駭甚曰人之無良一至此乎是可忍孰不可忍亟令拏埋無少緩但其中雜馬牛骨甚夥有僧人善鑿擇者令分別去取鑿深坎聚而瘞之其未經發掘者率多旁見側出纍纍然如犬牙之交錯乃築土墻以蔽

冀之署友高君翔漢介休張生廷文董其事事竣請於

藩憲朱

府憲吳

給示嚴禁有盜義塚土者罰無赦勒

石於西城外大路旁以垂永戒澆風頓息按明史闖賊破
大同將入京曾駐兵天城民遭屠戮殆盡嗚呼此塚中殘
骨所自來歟今斯民幸生

聖世中外一家休養生息惟此殘骨忍聽其委諸荒郊不獲
庇一坏之士歎聞曩者歲比不登民多困苦自余辛卯秋
承乏茲邑以來雨暘時若歲獲屢豐洪範五福六極之徵
如響之應聲不爽銖黍嗚呼此非善氣致祥之一驗乎我
邑人士其敬念之母忽

招墾牧廠曠地碑記

威中額

豐鎮東北卽蒙古察哈爾正黃旗遊牧地也其南毗連民地者爲太僕寺牧廠東自哈檀和碩西至阿魯十八兒太綿長二百餘里寬濶四五十里自乾隆二十年間因水草不均移廠於正藍旗之商都河地方遂爾曠廢於今十餘年矣其間率多膏壤內外農民樂郊致慕乾隆三十年冬直隸總督方 祭哈爾都統巴 前大中丞彭 仰體聖天子重農勸稼愛養黎元之至意以廠地荒廢日久召民承墾利濟邊疆合詞具奏特荷

勅部議准復經其賦稅分別本折徵銀接畝一分四釐納米

每頃一石一斗二升一夫授田百畝五頃共成一分如遇
交界山溝不足五頃者為畸零地畝時委大員經營區畫
應其任者歸級觀察長公安前平陽太守今調太原郡徐
公浩本郡太守史公爽瓌胡平太守羅公士昂前別駕今
陞員外郎朝公璧寧遠別駕五公明阿各委佐貳督同丈
明共得地三萬三千三百頃有零以豐鎮寧遠為四號立
六十七處村莊並畱設村基場圃分駐專營塘汎隸寧遠
者十之二屬豐鎮者居其八山聯地接克資守望之稱基
布星羅允藉稽查之密遂爾通示州邑農民雲集編號掣
義各歸樂土兩載經籌已云周備第因山原間錯丈之時

未免肥瘠未均是以膏腴之產農民播種爭先瘠瘠之區地戶畏難殿後且有豪強侵佔隸胥隱匿良懦未免向隅今大中丞蘇來撫三晉首以開墾爲生計之本訪得牧地民隱急切偏枯復委本郡太守史公朔郡太守羅公專督委官履畝清丈自乾隆戊子夏仲起至秋初告竣共丈得豐鎮所屬除豁除沙石河嫌等地一千二百三頃九十九畝可墾地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九頃零正經界以鋤強梁追侵隱以惠窮黎意甚盛也某荷憲恩以地定繁難缺更司馬謬膺荐擢深切冰淵所當殫心竭力共効懇誠往來阡陌爰相爰度將各村號細數繪圖勒石永昭遵守俾家

喻戶曉不受欺愚此皆 大中丞念切愛民之惠政又東
兩太守心般除弊之仁風而某與共任厥事者應州吳牧
炳渾源州魯牧潢大同吳令毅陽高石令文秀亦皆克體
憲懷維勤維慎以冀釐定一切者也若夫養民既厚化導
爲先職在守土實深兢凜所望爾民淳樸務本力農和氣
召祥豐年屢告著休風於新地成美俗於邊疆共享昇平
感歌大有爰爲搦管弁言勒石永誌勿諼是爲記

重修大同縣內署碑記

虔禮寶

余少讀史傳晏子宅惟近市蕭相居不治垣未嘗不嘆古
人規模宏遠不屑屑于居處爲也况仕路遷徙無常所謂

明年又在何處者乎辛卯春三月自長平調任是邑衙署
自堂自廨及側房耳屋毋庸修治惟內署傾圮過甚日則
雲影天光夜則銀河列宿皎然于殘椽敗瓦間將聽之則
勢儼然不可終日欲更新之又重違古人隨遇而安之義
用是輾轉于心莫能自決旣而思之孟子有言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立且不可况棲息乎于是棟楹榱桷之朽
折者更之葢瓦級甃之破缺者易之基壤之窪下洿濕者
增益之基東北地缺尋尺近署居民願補以閒壤復倍償
其值以受之無侈前制無傷民力土木執石之價各工工
值車驢運夫之資一倣民間僱值親爲日給不使吾民併

抵之餘更受吏僕腴削之苦是役也經始于五月初旬落成于七月下澣爲門一爲廳五爲東西廡各三爲西軒亦三功旣竣復築以亭題曰補取近思之意也獨是恒安閭閻撲地茅檐部星如斯署之不堪棲息者恐復不少職在牧民更余懷所切切者

割建河神廟碑記

傅修

夫工作之興有創有因其成也有衆有獨因而出於衆者事成則揭其興廢之由捐輸之自勒諸石以遺後有示勸之義焉若創而出於獨則其責固然無所爲勸也况建廟所以妥神而必勒石以遺後者何明素志也今河神廟之

建創也余所獨也事成而表以石則余之素志在是耳余
前宰山陰其地有桑乾之水巨浸也夏雨秋潦奔徙無常
率爲民病戊戌量移大同見東關玉河水勢與桑乾埒而
附近城垣尤患逼噬蓋一郡之休咎關焉余思名山大川
必有神焉主之而其氣常與人爲感通吾竭誠敬以事之
將必有格於幽冥者歆吾祀而虐吾人神不爲也在山陰
時卽欲廟祀河伯以邀庇其民而匆匆未暇今至此其容
已乎辛丑三月相地於河西旣除旣治建正殿三楹輔以
兩廡環以繚垣匝月告成悉山已貲而不動衆又爲之置
官田若干畝余之素志於是平始伸矣且余聞之土人神

舊有廟基址亦在河西今之流水處也蓋前之日廟有而
河安於東其去城也遠後之日廟毀而河趨於西其去城
也近廟之存亡豈細故哉自今以往守土者歲修祀事庶
幾邀靈河伯使河流復歸故道永無逼噬之患斯則余創
之之意而繼此者其亦因所因而相勸於無窮乎既誌其
事因並列租地於左

重修大岡府學碑記

文光

嘗稽載籍咸稱雲中處邊徼爲用武地而其人亦驍勁成
風余於辛丑春來守斯郡觀其風土人情要皆質樸淳龐
唐儉遺意猶有存者及接見其縉紳人士乃爾雅彬文進

遠揖讓間盎然尙餘卷軸氣於以知

國朝太文郁郁聲教遐宣涵煦於百數十年之深雖卉服雕
題莫不蒸蒸日臻神化况雲中爲

神京拱輔近依數百里之間乎比瞻禮鬢宮則殿宇摧頽
丹漆亦皆漫漶余恻然心惻廟貌不揚其何以妥神明而
崇社祀殊非所以勵士習敦風教也爰捐俸廉鳩工庀材
自大成殿明倫堂廡殿軒楹庖湑齋舍衙署表坊以及繚
垣甬砌概行修葺並加繪塑焉輦飛翼鼓輪奐改觀工始
于辛丑秋七月竣事於壬寅冬十月歷時經歲有奇落成
因釋菜以奠之諸生羣請記於余且歸功焉余謂凡所以

振文教端士風皆守土之責也區區祠廟之是飭何有哉
雖然有不可以不記者今當

聖天子

在上右文稽古納多士於膠庠型以仁讓淑以詩書俾

霞蔚雲蒸後先迭起應昌期於重熙累洽之餘古所稱驍
勳成風者其殆丕變而化臻鄒魯焉是所厚望也洎夫斯
廟之無使剝蝕嗣而葺之想後之君子自良有同志烏庸
贅誌哉是役也董事者為廩生李毓全鍾奇武生楊得靈
此三人者例得書名是為記

養泉記

傅修

治西南四十里有口泉焉其源出于鳳山之峪匯為池鳳

山者卽誌所謂坤雲山也青葱秀麗下與池水相映池方廣僅三四尺晶瑩而澄澈清可見底不涸不溢望若止水而餘流屈曲漸行數十武逶迤而下鏘然有聲東北注煙嶺諸邨又北注武川水其外皆平疇綠野資以灌溉邑稱衍沃鄉之民蓋重賴云余奉調雲中于茲六年矣自慚德薄無以副

朝廷牧養斯民之責幸雨暘時若而川泉之美又足以潤地脉而補民力之窮因歎造物者之設施于吾邑爲獨厚也今年春小旱焦勞夙夜方寤憂之適以公事道出西南而麥隴青青一望無際水禽飛拍時上下于綠雲紅樹間又歎

吾邑之養也斯泉不獨補民力之窮而兼以補吏治之拙也誌稱泉之上舊有亭久已蕪廢年來士人相與神之而題其額曰潛龍余曰嘻此何可哉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其象傳云遯世無悶龍德而隱者也方今

聖人作而萬物覩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奚所取于遯世云者且大易言寒泉之食其象傳則曰井養不窮言山下出泉其象傳則曰蒙以養正夫降膏露出醴泉使吾民無旱魃之災者天地之所以養民也海隅向化兵革不興使吾民得優游于耕鑿之天者帝王之所以養民也若夫戒之董之培養而植立之使無負爲

聖世之民而長享夫天地自然之利者則守土者之事矣爲吾民者鑿斯泉之甘也當思有以養其和鑿斯泉之清也當思有以養其廉鑿斯泉之浩乎莫禦也則慨然有忠君愛國之念而有以養其義勇其或臨池洒翰歌詠太平如泉之噴珠而濺玉也則有以預養其華國之才此蒙養之義所以通諸井養也然則余之所屬望于民者豈惟是年豐人樂區區八口之養乎哉其卽以是爲養泉俾永誌余言于勿謾爾鄉人欣然謝曰吾儕小人今始知養之爲義大也而今而後見茲泉者如見我公之德焉咸願鑄之金石

遂次其說以貽之并捐俸建亭追舊制也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八終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八終

大同府志

卷之二

四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九

大同府知府吳輔去纂輯

藝文

記

金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待先人廼觀太華迤邐東游
洛因以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峰固已厭登飽經窮極
幽深矣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囊陡異多山而阻召凡草
木亦無睟容嘗切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氣遽迢遞
以相間如是耶既而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

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斷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武川。歸道渾水。修謁於玉峰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浹驟曰。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極勝。姑缺茲以頌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冶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峰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揖。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

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墮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
之澄澹滄滄者焉流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
巔幽草繞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
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
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
行十許里大抵一峰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益
多彩檜栝栢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
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罨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
高遽陟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破
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

之東軒林巒樹石榴比楮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
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
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峰怪石巉岈巧闢試一臨之毛骨
森豎南望五臺諸峰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峰盤而
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黃緣入
西方丈觀故侯同知暉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畱題廻
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龍山極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
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
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大全也
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旣入輕煙浮雲與暝色

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條然自萬壑來客
皆悚視寂聽覺境愈清思愈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
乎此者與至一鼓乃歸臥東軒明日復來各有詩識於石
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
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濶顧非龍
山比寺西峰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欽盃坐盤
石其旁諸峰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
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
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
也從此歸路峻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有抵

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蜿蜒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豈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令湛然公紀西域事稱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之勝有過於中州者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一二三友杖藜屐蠟子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簪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

恒山記

喬宇

北嶽在渾源州之南紛綴典籍書者其爲舜北巡狩之所
爲恒山水經著其高二千九百丈爲恒嶽福地記著其周
圍一百三十里爲總元之天余家太行白巖之傍距嶽五
百餘里心竊慕之未及登覽懷想者二十餘年至正德改
元奉天子命分告於西藩園陵鎮瀆道經渾源去北嶽僅
十里許遂南行至麓其勢馮馮熅熅恣生於天縱盤於地
其胸盪高雲其巔經赤日余載喜載愕斂色循披東迤縉
北而上是多珍花靈草枝態不類桃芳李葩映帶左右山
半稍憩俯深窺高如緣虛歷空上七里是爲虎風口其間

多橫松強栢狀如飛龍怒虬葉皆四衍懔懔然怪其大茂
從者云是嶽神所保護人櫛尺寸必有殃故環山之斤斧
不敢至其上路益險登頓三里始至嶽廟頽楹古像余肅
顏再拜廟之上有飛石窟兩崖壁立豁然中虛相傳飛於
曲陽縣今尚有石突峙故歷代就祠於曲陽以爲亦嶽靈
所遇也然歲之春走千里之民來焚香於廟下有禱輒應
赫昭於西方如此豈但護松柏然哉余遂題名於懸巖筆
詩於碑及新廟之廳上又數十步爲聚仙臺臺上有石坪
於是振衣絕頂而放覽焉東則漁陽止谷西則大同以南
奔峰來趨北盡渾源雲中之境南目五臺隱隱在三百里

以外而翠屏五峰畫錦諸山皆俛首伏脊於其下因尤有
虞君臣會朝之事不覺悠然神渺又憶在京都時嘗夢登
高山眺遠今灼灼與夢無異故知遠遊非偶然者

登恒山記

楊述程

余夙覽五岳圖思嚮往其地久矣巳酉歲奉命觀察雲中
恒岳實居轄內辛亥春欲以祀典往謁岳神未果是歲孟
冬廿日直指潘公觀風澗水兵使者例得陪視明日潘公
將有事恒岳余導驄而往南行十里許至磁窖口兩岸峭
削如門大類吾鄉劍閣諸峽泉流峽中澎湃奔瀉洶瀾
湍如建瓴而北爲神川山光嵐色皆蒼蒼蔥鬱川之東壑

石累涂草橋木磴又次類吾鄉連雲諸樓上有石窟架閣
猶餘橫木數千蠶剝蠶蓋傳者以爲宋初把守三關處也
磁水東壁有坊聳峻金碧輝煌題曰高山仰止者卽岳遠
門也門有殿庭數楹宏敞高峻左折而上三四里峰坡崖
壑之類宛轉曲折地饒青煤偃僂曳販者肩相摩也紆行
數里道益湫隘余乃易便服憑小輿兩掖而上爲雲路初
步處下窺山門已不啻數萬維矣級益高階益峻頃之過
望僊亭仰視飛僊屋閣若懸層霄之上已而歷虎風口崇
岡蹲踞風發颺猛則響振林壑間路傍西望渾渾灑灑天
吐雲氣蒼白龍洞也前不百武有白虎峰堆石雄列居然

白額坑落澗西杪似有水香芬麝之屬則所謂麝之此也
線道蜿蜒幽深百仞遊者每慮觸險側足詳顧猶虞顛越
山廻路轉古榆數千百章歲莖蒼莢茂最大者名雙離樹株
可蔽半而蒼枝連埋若蚪龍軒舉之狀人以為果老繫驢
樹云崖東有得一峰菴因名之余為縛斯名上為水於卦
為坎是北岳負極義平石西則萬松深處亭曰經雪六花
飛墜四壁凝寒瓊砌瑤墮真銀世界也山腰小橋誅草為
堂白雲縹緲簾櫳清曠差可憩休時聞樹葉鳥聲心跡
曠令人生翛然物外之想堂畔有蘿泉味甘苦澆而
應有夕陽巖松檜插漢晚霞靄菴則樹色蒼然巖壁石崩

五色晶瑩味腴堪咀意儂家啖人藥餌而特不識所以調劑者傍有石洞一隙露丹體遺跡深奧莫知底止是謂通元谷人跡莫到也三季曾居此谷有俯視羣山燈炬僅之句遙透尋上可首步許人貞元殿展拜岳靈琳宮寶座我
在清虛境神面正南視五臺諸山環向北拱森森臣庶時萬古而稱帝尊埒四岳而號北極非耶琅謁貞魂竊立崖壁雖代有修設而遊建則自陶唐封濬時始也殿杪蒼松古檜圍喬參天枝葉扶疎良爽炎燥殿隅西躋上越二三里朱門扇鏤甚固啟之則會儂府也怪木壽藤樛互映帶

亦石廬乳之類皆出其間仰黃茅白雪之遺棄即西頂有

琴棋臺儼在雲端舒嘯四應敲拂石亦成聲豈爛柯流水
所從來乎頃之轉步則歷果老嶺策蹇蹄跡依然在焉其
東頂則爲大茂山殿碑云盛巡守詣此山谷正擬登祀值
大雪弗能進而遙祀之俄有石飛墜帝前遂以安主石名
五載復巡其石載飛曲陽帝命卽其地祠祀焉其飛窟尺
寸固安王石符券也余因感而竊歎曰維岳降神自昔記
之方今時和世稔文治休明雖云聖天子至德遐邇微岳
威靈鎮壓宜不及此禮畢稱觴直指公對坐嗒然忘此身
之在塵世也已而夕陽落照霞彩蘊山將乘輿爲懸空寺
遊返渡神木衝騎暖泉見西壁峭陡樓殿架疊爍如來寶

像真所謂空中樓閣鳥道一系攀而上躋奇絕亦險絕沙
彌三四清磬捻香供茗作禮酷似羲皇以上人余亦恍遊
羲皇世矣月影半明更漏三滴甫抵州署曾不覺在復之
爲勞也爰搦管而紀其事

北嶽採芝記

朱 茵

嘉靖三十五年夏六月上用北岳芝草維時真定守臣求
於曲陽縣恒山不獲乃上言古北岳在山西大同府渾源
州有虞舜巡狩遺蹟在焉請下彼處求之於是巡按直隸
侍御李公巡按山西侍御朱公咸受命採芝乃委太原府

同知王希堯逮齋大同府通判宋遠雲上應州知州徐衡

奧山五臺縣知縣楊啟充又峯俱謂渾源時署渾源者大
同推官劉旦啟元也以九月晦日登岳廟齋宿厥明十月
朔旦具牲醴祭告令防守官兵沿山谷遍索之果得真芝
十二木狀如雲錦因憶退之詩曰虔心默禱若有應豈非
正直能感通殆信然與遂上之兩院兩院上之朝廷詔禮
部收用是後歲歲取芝莛任其事然不若初求之難亦不
若初芝之異久之遠齋左遷鷄澤令陞大理寺副再陞大
同道兵備僉憲以調去文峯陞守朔州再陞戶部員外郎
啟元陞守蒲州致仕歸奧山罷去莛陞守應州今再陞大
原府同知且行過渾源州與太守易水顏守賢霖州再登

此山追惟往昔條爾十年徒增感慨敬書此托我霖川公
刻之山石以識歲月云

游覺山寺記

宋起鳳

春雨新霽農作方興庭閒無一事適王守戎拉余爲覺山
游隨屏騶從攜一二小吏單騎出郊渡澗水見濕草芊綿
一碧無際晴靄流雲時抹林樾老農負田具驅犢平橋間
泉聲與鳥語逸響交答兩兩水鷺驚飛令人心神怡暢作
濠濮間想過水陸村長林幽蔭不見日惟溪流潺湲涼生
衣袂野犬聞人語突吠籬落掩映儼如行藍田莊身在輞
水鹿砦中也將次隘門峪口河聲澎湃激湍飛雪兩山虎

踞不相下惟中容澗道數丈順水勢飛渡而已水至是勢
方偪仄急於就下乃爲峯崖所束排扼逆轉騰躍豎起轟
然奔奪而入水不遜石石又中砥噌吰鏗鞳衆山皆響過
者未有不驚怖躡蹠却而反走又人騎行水石間里許漸
及巖路路且狹下臨無際山鳥羣集叢木忘機日久聞足
音拍拍飛舉馬時驚逸欲墮回盼其側深窅空洞不知相
去幾百尋也可畏哉因思凡具游志者有奇情異膽而後
可與言山行佳事如向未踵隘門時田疇邱隴水樹山莊
居然一江淮數澤矣及進峪口而奇險幽邃與蜀道秦嶺
不殊非勝情勃勃幾何不中道頓耶從人仰指峯頭一二

遺垣石于曩曩謂皆楊延朗守三關時故址千年壁壘至今雲氣過之尚有生色越數里抵覺山寺門寺居山腰之半層坂數疊皆養僧山田寺門右腋一白浮屠高三十丈峭挿雲表其前百步許古井一遠不可測封銅日久僧云深數與塔等指西峯山巖上復一小塔自山麓較之高亦如焉卽邑人所稱塔并三齊者是寺三層佛像古樸棟宇半荒廢不治菓樹時花夾以茂草與石幢寢鐘委雜墻陰下不辨何代獨兩卽碑臥叢棘間汲泉洗讀乃知寺創自北魏時孝文帝都平城爲今之大同郡帝偶巡行過靈邱攬覺山之勝頌祭金建廣剎召集方外僧徒至五百餘衆而

又選掖庭女子精內典者悉入山度爲尼緣帝感母后恩
借佛力以答報故一時創立極千古之所未有世代湮遙
上下千年寺雖失舊而塔井則歸然獨存焉再由磴道攀
援數里已造山之巔忽出一巖中搏精舍數椽祀大士像
旁侍一冕王者意當時奉意旨以孝文並祀故也僧言山
空月明時巖際嘗聞棋子剝啄聲與人間笑語夜分不息
蓋山寺幽落塵跡希履其地松濤蘿石之次景與人間異
飛仙徃來或其常耳邑中諸山大率土骨有餘嵐秀不足
每際春秋苔蘚黃落惟寺山秀插如芙蓉渠出水亭亭欲颺
松楸榆柳之屬交陰蔽葉七峯鼓其翼羣岫張其前寺門

一望全山蔚若鳳起而諸巒儼同螺翼信爲幽勝地風氣

極溫暄和早於邑兩月僧樵魯不事明誦斲茶採橡間治

蔬食以供朝夕而已庭有蘋婆一株大逾抱下蔭芍藥數

本亦多年物正值花候余輦席裯雜坐流連不忍去爰命

僧汲寺門泉噉拾良久臥讀碑塔遺筆逡巡者再衆謂曰

將哺可速歸騎否則山深路窵隘門之嶮不幾與天台石

梁迥絕內外耶余畱一詩置僧壁復返舊道嵐光暮靄紫

翠交錯衣上雲烟氣襲入肌骨此中已自桃源何必更問

蓬瀛三千數出峪口月輪東上數行平田溪水滌繞如帶

野外挂聲真可當鼓吹兩部歸而罷浴乘月書此以誌此

盤山記

陳際熙

天鎮之東山離城七八里峭鬱而蜿蜒磔磔磔而曲屈礧礧
 三年乙巳秋八月余莅茲土適衛改爲縣庶事更始遊未
 遑丙午夏五月受業諸生邀過之沿俗語爲益余曰否否
 茲山自南來縈紆盤結名之莫若盤宜假環山皆土中峯
 立大石若疊若削數才百丈中通一罅水出焉涓涓瀉瀉
 底飲可百十人窟一左窟鑿石磴三十餘級約寸許上必
 側足內石佛三薛蘿翳膝苔蘚拂面非金碧莊嚴相石窟
 愈虛懸仄峭壁臨深谷無徑可入從後窺之石磴如在虛窟

外嵌石石上懸水側身攀巖以度內設石一人容可七八
同遊有好奇者攀援而上余亦心壯隨之回步備備累日
松一株可三十圍高不知丈尺盛夏作風濤聲如石九月
山故有廬嵌石門豎木枋石堦數十重敞以平臺作殿爲
前後二皆三間西向北向三間遠峯巒列石壁後擱如圖
畫殿左巖上有仙人掌余顏曰玉泉跡下有祠一槐一
雜卉十數右有一閣傍右窟有小樓一間懸榻當虛牖寓
目悉得之會余結客暢茲遊掇其阿洞松廬作詩四章
右同事際雲崔君盡臣王君洪南高君適門人楊子淮楊
子如栢來自京師暨諸同人悉成和余因書以記之並鐫

諸石時雍正丁未夏六月十有八日也

靈邱土風記

岳宏譽

周邑二百餘里環邑皆山山且險峻河流經邑南自西入東相傳邑治舊在北山之陽地多鼠患雉堞下摧明天順間南徙二十二步更築城臨河上禁南北兩山巔蓋石貓辟除其崇隨絕城止一門在邑治南甕城東向出過雪中襟帶坊一街橫互分東西關出入凡貿易工作悉居之士民亦雜處焉雙日爲集不過肩蔬食薪粟糧布疋之類集初設關廂內近數載貿易頗夥往來擁擠士民咸以市集起邑三十年來有請移集於關外閒曠處爲便許之地高

下皆磽磧山多川少寒旱暄遲三月春盡土脉始開七月
初涼履秋霜至農家耕耨往往愆時入無蓄洩浸灌之利
播種後水旱一聽於天故藝穫所入以歲豐不及他邑什
之四五自力穡外商賈工藝皆所不事富者計牧蓄蓄息
藏穀多寡稱最然冬藏春糶計歲入以公完私蓄儲無幾
貧者以樵採傭保自食其力稍不遂其妻子之他他邑民
亦多至止爲莊農佃僕大都遷徙無定土人重耕輕讀稍
習鉛塹輒棄去荒阡僻陋無明師良士不能多蓄墳典舊
籍諺云買一卷書不若積一斗粟女子不紡織不刺繡井

白操作維勤俗尚儉樸男女率褐衣布裳縕袍敝裘積歲

不易盛夏常衣皮陸冬時有不蔽體者土瘠民貧忍寒耐暑非特風氣殊也食穀梁黍稷油麥苦苽不一種以蒸麩芝餅爲家常美饌待達官上客用稻米作飯不常有俗亦不喜食遇凶歲雜草和糠作粥名餬餬五月後羊漸入屠肆九月盡宰取皮爲禦寒計老幼皆得烹羊春則煎羔醬羔皮於外賈取其直供賦稅凡一歲中沽羊者多麇豕次之此居民衣食之大概也爨無石炭析薪於山臥室煖炕冬夏不絕火四時風霾間作黃塵蔽天夏秋雨雹或山水驟決澤沒田禾人畜數地震震必有聲晴十日苦旱雨三日復苦潦習俗好勇尚鬪且輕生天時人事之不齊又如

此吁爲長吏者可不心勞撫字乎是爲記

愛山臺記

岳宏譽

吾愛太白山之移我情也朝顧之而色蒼然夕望之而色
黝然自來茲土以迄於今六七載矣日月若是乎代謝也
寒暑若是乎遞遷也昆蟲草木若是乎屈伸榮落而變幻
靡常也茲山積歲常青焉煙生雲晷畫巒靄倍增其光風
雨空濛岫容益呈其潔簾櫺畫翠絕壁流晴月露宵清孤
峯獨秀娟娟浮綠春草生也瑟瑟颯丹秋林肅也瀑布巖
飛時雨降也層冰壑積霜雪凝也負犁於麓老農耕也驅
犢於坡牧童歸也新斫於谷木丁丁也逐獵於阪兔爰爰

也言采其蕨圃可陟也言茹其芝洞可迷也峯之奇也則
有若拱若揖若屏若幔若芙蓉若天柱若丈人若九老若
麟蹲若虎踞之不一其致巖之險也則有若竇若側若懸
若墜若星羅若棋布若飛翔若磬折若驚颺若迅雷之不一
其態雲之出也霧之騰也則有若散若合若濃若淡若
覆幢若車蓋若困輪若蜃雨若蛟騰若豹隱之不一其變
時而喜也爽氣明霞晴嵐曉霽山若助予之喜焉時而戚
也天空嶽峙峯靜雲閒山若解予之戚焉琴乎扣之臨風
瞻眺益我嘯歌觴乎詠之仰止畱連生我神智自來茲土
以迄於今蓋未嘗一日離此山也署圃之西甘泉之側築

土爲臺暇則登之太白在南羣山環繞朝斯夕斯不知山之移我情乎抑情之移於山也誠愛之也因爲之記時康熙歲在甲子七月旣望

杏花園雅集記

吳輔宏

歲乙未暮春之杪公事閒暇聞西城王園杏花數百株爲雲中所僅有擬招王子礪南朱子西田吳公石亭暨同署諸公載酒往遊值婁江吟石胡公以計偕至都榜前迂道過訪自吾不見於今五年入門問行藏具酒食外卽告以有斯遊也出郭數里陂陀層伏羣山聳列如屏障漸聞水

聲潺潺旣渡十里河則杏花迎望矣老樹交錯多數百年

物環山臨水姿態各出翔步眺矚目不暇給於是序酒屬
客曰雲郡土地寒瘠南方嘉植多不相宜而俗傳獨宜於
杏余與諸君子遠涉此土凡政令風俗服食起居亦相與
宜之而已政宜舉則修之俗宜循則因之居食宜便則滴
之然則茲地之宜遊也亦遊之可矣客曰善哉斯遊得宜
民之道焉爰屬余紀其遊而綴以詩 有客多佳士招邀
坐杏花閒情憑酒盞春事念田家古樹畱蒼貌繁英簇綺
霞醉翁吾敢擬聊此逸懷賒

銘

明
公署左銘

高友璣

民饑而我梁肉如茹荼毒民寒而我褐襲如披荆棘民愁而我歌拍如聞喑咽民勞而我安閑如在痾瘵旣云父母與兒女同甘苦若痛癢不相聞此何異於路人

引

明 正士習燕引

王家屏

服美於人書以爲誠衣裳楚楚國風譏焉故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孔子純冕季路緼袍卽古帝王聖賢身無加飾豈徒崇道德之潤抑以肅容止之觀邇來世教衰微士風浮靡巾鞞詭異衣履纖妍丈夫而襲婦女之裝士子而被倡

衰之飾心盡喪維道淪亡轉相效尤良可痛恨吾里唐

虞故壤猶存儉嗇之風燕趙多豪羞作輕佻之態頗知禮
而思義不隨俗而習非乃頃衿弁之中間有統綉之子唐
巾京履炫耀街衢鶴擊狐裘翱翔賢序衆方指議而竊笑
彼且覩面而招搖父兄不禁其冶游師友不匡其燕僻任
情自恣名檢以之積隳放心莫收學業因而漸廢失後生
可畏之勢甘小人下達之歸蕩而無成悔之何及不佞忝
托吾黨幸與斯文誠不忍狂簡之靡裁用敢悉髦士而交
傲尚其澹泊自守朴素褪躬衣錦而存尚絅之心被褐而
珍懷玉之品貌思作肅服戒不衷務去泰而去奢毋敗禮
而敗度道充爲貴將篤實而光輝盛德日新自高明而廣

大豈須粉華悅目文繡章身也哉勉效忠忱庶懲陋習

復宿山房校書條約引

王濬初

伏念先少保文端公起自詞林洊登揆席螭頭載筆紬石
室金匱之藏虎觀談經披廣厦細旃之論黼藻而賁帝制
綸綍以渙天言上自郊廟朝廷以及部寺臺省諸凡謨議

總屬文章間遊戲翰墨之娛寫諸琬琰或徵信記載之體
勒彼貞珉其鴻章大篇世共珍爲拱璧卽單詞隻字人競
寶若碎金茂陵遺稿應來漢詔之求汲冢舊文懼有周書
之廢圖壽諸梓以廣其傳手澤猶存心神爲愴窺斑測蠹

知庸淺之足羞亥豕魯魚豈荒迷之能辯敢微大筆校使

成編庶幾在筭之遺永作藏山之副立言不朽錫類無窮
矣所有條約列在左方

國朝

重建崇聖祠募引

吳宗豐

據金仁山引古者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以證其時
二寸之際先用饗禮牲幣旅陳阜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
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簋豆饋盞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
路曾皙下及七十子左右祫食爲合乎古而余不能無疑
焉非敢妄議先儒但禮本人情春秋祀典于先父食可乎
此自明以來至我

朝文廟之制皆於大成殿東別立崇聖祠祀聖賢之父祖

爲足以安先師神靈而教孝於萬世也盡倫盡制遠邁前古更無可疑矣廼者縣學崇聖祠不戒於火一夕焚焉二丁之祭皆設主於他室非禮也余尹茲邑豈不能鳩工獨建而乃爲將伯之呼乎惟是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而大備莫先於父子誰非人乎誰無父母而我獨斤斤然建崇聖之祠自以爲功邦之人必羣起而笑之曰奚必外我我鄉人豈無同心余面爲赤語爲舉也爰是遍告於學之博士弟子員與鄉大夫及宦游諸君子下至商賈百工各量力從事而余冀得藉寵以復於邦之人曰祠成當刻助費者姓名於石非予獨爲之凡爲人之有父母者共爲之

也明倫堂後舊有庋藏經籍之閣傾圮已甚間架僅存崇聖祠工竣可以餘力續修是在諸君加之意耳

考辨

明代國考

尹耕

代自入漢以來其國數易大抵有三曰山北也山南也山東也山北之代舊國也始於商湯歷代因之是故齊桓之所服趙襄之所并代成安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歇陳餘之所王夏說之所守劉喜之所棄陳豨之所監皆是也所謂蔚之廢城也山南之代徙都也始於高帝十一年分山北爲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爲國是故文帝之

始封中年之所徙天繼之所自臨幸之所復以及於武子
參之所分後武徙淮陽子參之所合皆是也所謂晉陽中
都也山東之代再徙也始於武帝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
爲阻徙代於清河後王莽繼絕改號廣宗是故王義之所
都子年之所廢如意之所服皆是也所謂清河也語其都
則始爲代繼爲晉陽中都終爲清河前後三變也語其號
則始爲代繼爲代太原復爲代終爲廣宗前後四變也故
凡言代王代相國其在文帝以前者爲吾七而以後者否
凡言代郡代守尉則上自趙秦下終兩漢皆吾土也

夫大同之地古屬中九原定襄代郡趙秦漢之所置也趙并代以有代斥林以有雲中九原而置郡則皆於赧王之十五年於是秦因之爲三郡漢增置定襄爲四郡夫秦漢時天下不過三十餘郡而北地處其四則夫西北之陬豈止是哉今以其故城考之則雲中在勝州榆林五原卽廢豐州代爲蔚廢城定襄在今府城西北皆非今府城也以其屬考之則雲中有咸陽陶林沙南北與之屬九原有臨沃文國武都曼柏之屬定襄有成樂桐過襄陰復陶之屬代郡有高柳鹵城班氏平邑之屬皆非今所屬也然則今大同者雲中之東境定襄之南境代郡之北境而九原之

南鄰也是故合其全則四郡不得不絕指其實則代南境爲太原雲中定襄西北境矣是則考古者不可不知也

三曲陽辨

前人

按漢地理志曲陽有二一曰上曲陽屬常山郡注曰在恒山北谷卽禹貢恒水所出處有恒山祠一曰下曲陽屬涿鹿郡注曰今鼓聚昔陽亭晉荀吳滅鼓卽此常山有上曲陽故此加下今正定府復有曲陽縣旣非鼓聚又不在恒山北谷是三曲陽也攷定州志曰曲陽卽秦所置曲逆後因之有曲逆溪在城北曲而西流漢地理志曰曲逆屬中山國蒲水所出東入濡又曰濡水在城北曲而西流故曰

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今之曲陽爲漢之曲逆明矣今曲陽旣爲曲逆則恒山祠古在上曲陽不在今曲陽也舜北巡守曰至於北岳漢武修封還至上曲陽視恒山皆不在今曲陽也飛石之說何爲者哉故嘗斷之曰上曲陽以山得名言在恒山之陽也曲逆以水得名言其水之曲流也上曲陽旣在北谷山行峻絕其廢遂久曲陽曲逆同而轉逆爲陽後人以其去岳遠而無徵復爲飛石之說以文之經千年無更正之者則夫表峙鎮之方備柴告之典復唐虞會同之跡不有待於今日耶若必求上曲陽遺址祠之則唐虞秦漢都平陽關中車馬自西南而來入山

而北故於山陽之谷建邑置祠今冠蓋俎豆率自北而南亦何必谷中之上曲陽也修岳麓掃土之遺正曲逆飛石之謬於渾源州可也

國朝
靈邱辨

宋趙鳳

靈邱之見稱於孟子註已明釋其爲下邑也按是邑在周慎靚王二年齊已命名以今輿地考之當隸山左其建置廢草山左屬邑自有成書不具論徇是疑者或謂今之邑其齊地之舊乎或謂邑之名周時有兩稱平皆非也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地爲諸侯邑時爲趙西北邊尙未有邑在威烈王二十三

年之前猶屬晉其明年屬趙明矣齊地之廣無逾趙之中
山燕之易水而至雲中上谷間者是既也可以無辯而同
時兩邑之議不容無言子輿責蚺鼃之辭靈邱蓋慎覲于
時齊有是邑趙固未嘗設也至周赧王八年甲寅趙始傳
及武靈與肥義謀易服騎射雖中爲公子成諫止然數出
境游獵卒葬此終未置邑中間歷秦楚垂九十九年漢高
帝興乃於十一年乙巳冬命太尉周勃入代擊陳豨豨乃
奔此破其軍因有武靈之邱始置邑名焉由漢高遡周慎
覲王相去凡一百一十有五年前此百餘歲而以靈邱獨
顯者山左之靈邱後此百餘歲而以靈邱並著者雲中之

靈邱也地隔千餘里世易四五姓名雖同而跡則異烏可不辯

贊頌

國朝重修廟學贊

魏象樞

聖道之大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微不通無幽不照學者仰止宮牆自少至老日用飲食五常萬善孰敢不敬守我孔子家法哉廣靈山邑學廟久傾絃誦間歇今邑侯焦公來蒞茲邑能知大體首先倡捐而鼎新之以崇祀事課諸生典禮備文教興矣工成屬余一言爲之贊贊曰讀聖

經感人心學宮茂草任銷沉修若損多金種福相延匪

自今彈丸邑寒子衿仰止官籍時月深瓦礫亂風雨侵補
甚還愁力不任嗟乎嗟乎事其事矣容音

孝子張光璧贊

李伯謙

德孚於人行修於己無忝所生克敦倫紀士夫公論達

形埒 帝曰俞哉真孝子勵俗維風端在茲式昭祀典垂

青史

麟頌

魏學誠

蓋聞天人之理呼吸相通休咎之徵桴鼓必應虞廷勅典
遂來舞獸之祥周室惠和爰有鳴岐之慶雖

聖朝不矜瑞異益懋

皇猷而神物上應昌時聿光史冊歲當乙丑乃上元甲子之
明年地介燕雲爲西漢延陵之古郡九宮山近佳氣氤氳
壺流水長清波滌繞在

聖天子軫憐芻屋蠲租與賜賑頻加而真有可臥理琴堂撫
字較催科倍切於是人遊化日物樂滋生烟鎖千村陽月
春回寒谷裏霞鋪五色石麟種降老龍象龍馬擬丰姿肯
上疇交千裂機星垂氣象頂間瑞彩以綸甲鱗鱗前趾振
振定爾身全五德色蒼蒼而魚隱隱里然瑞首四靈當秀
育牛胎已有就日瞻雲之異喜瑞同變霧重觀在郊遊苑
之奇此真千古之休徵寧止一時之盛事聞者見者莫不

額手而頌太平歌之詠之願藉短篇以誌美蹟倘荷輶軒
下採附玉書金簡以爭輝卽隨野史流傳亦白雪陽春之
高調云爾

慶雲頌并序

周捷英

維乾隆二十八年歲在癸未雲中太守嘉公仰體

聖天子作人雅化捐俸卜吉鳩工葺材重立書院俾多士考
業其中桐城周生以提督山西學政待御史武陵邵公之
薦襄事訓迪太守遣人遠道延請到郡曰太守郊迎鼓導
適館投餐越日視學太守復親率九屬尹令及諸生行釋
奠禮禮畢酌酢升歌鹿鳴之首章情文備至圍而觀者無

不嘖嘖稱頌曰是所謂喻士於道而以身先之者乎古之
文翁何以加也方今天下一家萬方臣服武功盡偃文治
日隆帷雲中夙稱雄藩鉅鎮偉才將畧所見甚夥而絃誦
之化或有未臻今承太守嘉公銳意建興深心造就將來
冠蓋蟬聯人文蔚起未有不由此始余小子遭逢盛典過
蒙加禮雖自愧固陋凜凜畏懼而於雲之人實代爲慶也
宜作爲詩歌以稱道盛德因不自量度以慶雲名篇取賢
才與則慶雲見之義庶多士得所瞻依兆民知所觀感云
爾頌曰維

清緝熙歷有年所嶽峙淵淳日嫫月嬈八紘鎮靜九有帖

妥宏獎斯文浹於閭左奄有雲中透迤關外星躔於參壤
接於代山雄而灑水急而瀨四民聚居用作都會維此土
人性朴而果抱蜀自誠佩玉未儻氣逞其豪志安其瑣公
曰噫嘻是固不可廣開黌門引茲髦士以作以修旣丹旣
牖游焉有堂藏焉有尸俾之師儒爲爾矩矱釋奠先師
俎豆雍容凡百執事駿奔在宮益以賓筵志樂其同邦之
人喜大小從風多士勗哉思公之功多士懋哉戴公之德
如山不崩如水不竭億萬斯年庶幸無極

墓碑

明 王文端公墓碑

鄒元標

夫人臣由布衣相天子至榮遇矣然遇有二有乘風雲之
會遭魚水之權不能盡如吾意委曲以冀道之行此一時
之遇也有抱歎歎之忠竟諤諤之懷一時磯於中而不能
少貶稍不得意奉身而退卒之忠而見信思其言而嘉其
忠此不世之遇也晉對南王公是已公名家屏字忠伯其
先太原人徙鳳翔還雲中遷居山陰七世祖顯至臨邑令
公蓋五世臨邑生黃坡公朝用朝用生石溪公憲武代有
明德皆贈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公未生石溪公夢
一緋衣抱玉童自碧霄下而公自幼奇穎十三爲諸生二
十九舉於鄉二十三以文業魁大廷置二甲第一人選讀

中秘書授編修公夙以文鳴海宇詞林自許公文知公必
爲社稷臣也乙酉人政府公盟心曰盍乘已蒙聖天子殊
恩而苟不以道事人主聖王拔擢誼謂何遂孤立行一意
上召對煖閣及扈從步禱特爲眷注會以景淑人憂歸上
懸缺以待服闋晉禮部尙書遣行人促還內閣公屢辭始
遷朝是時朝講稀濶郊廟不親章疏闕塞公至有疏上特
爲御門延覲會明年工部張有德以管辦請上怒公復偕
新安二公再請時申公在告已而同許公皆去諸言臣杖
者罪者纍纍而國脊脊多事矣公俯而歎曰孤舟蕩漾波
濤中誰司其柄伴食無能回天惟有一死一去以明志歸

而可見里中父老死而可見先人地下遂臥閣一疏再疏
纍纍乞罷免上遣中使諭留不出當廷試讀卷亦辭上度
不能強始聽公歸當公之亟亟求歸也客有留者曰公相
臣也朝而拂夕而俞者其常柰何同小臣悻悻去之爲是
公曰吾爲持祿畏罪計乎遂歸公歸人或謂上於公有所
猜疑而爲公危乃不數年上思公遣行人存公於家官一
子中書舍人矣乃知公之言未始不行公之功在國家一
去之力也鄒子曰公之去也不獨勇決亦知幾其神矣公
之心覩一士一民失所引爲己辜故始終事上一心而上
報公以禮君明臣良生聖臣直他日史臣大書公事主德

相道作萬歷盛事於惟休哉憶予謁公時時同寅諸公旅
見公宣言曰此不在同寅列公等自取同寅目攝予予陳
疏言閭巷事公報言此治安第一文字嗟乎康濟爲懷其
若是耶表公之墓有餘思矣公生卒子嗣具諸君狀敬系
之銘以諗來祀銘曰皇矣我主至聖至神撫茲九有淪浹
深仁惟德動天畀之碩輔我儀圖之惟仲山甫旃屨橫經
非道不陳上爲注目知爲端人超登三事賢於夢卜碩輔
揆端萬邦讐服公在揆地義激於中邦本是先痾瘵乃躬
叩閣力爭奉身而退不可則止臣言則諱上憶精忠言盡
當守存公於家煌煌天語海宇冀公再幸蒼生天不憖遺

殲此老成上聞痛悼甘盤舊學特諡易名諸典優渥瞻彼
岱恒我我其高公實肖之千載人豪嗟我懷矣曷其有止
無忝所學惟公之以琢我蕪詞以樹臣綱有君有臣昭示
無疆

都御史郭公墓表

裴 宇

公郭姓諱登庸字自微號雨山山西山陰縣人遠祖立元
季自上黨徙因世家焉曾祖恂仕至錦衣衛經歷祖勵隱
德不仕父汝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母張氏贈太恭人兄登高正德丁卯舉人登良訓術登年
著士也公幼失養母貧甚幾不立年十五始獲就學勤苦

自奮入夏猶親燈火正德癸酉領鄉薦甲戌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陞陝西道監察御史糾正姦慝布揚風紀多所論奏不避權近時有鐵彈之謠巡按三省士民畏服在陝右時除匪賊蒙上賜賞銀幣繼按浙有挾勢阻法者行不獲如志迺即日謝病去踰歲復取管本道事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政裁正文體崇養士氣俊傑興焉陞應天府丞轉順天府丞兩任三載特旨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等處公號令嚴明法度整肅推誠布德軍士感奮所薦將屬能使致死力四境晏然會考績請封申憲大夫擢本院左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未赴任以積勞成

療乞養病得溫旨往回籍調理痊日有司具奏起用家居
七年以前疾竟不起訃聞皇上遣官賜祭距生宏治己酉
七月廿九日卒於嘉靖丙午十月十一日享年五十八公
氣貌魁異性質剛方動循矩矱不苟趨避與人處言直精
洽不爲詭隨見善樂道不已見不善必拂然斥之居官守
正非公事不謁權要清介自持人不敢干以私歷官三十
年卒之日囊無餘物平生好博學議論古今得失出入意
表書法端勁自成一家作文有氣爲詩奇宕古雅人多傳
頌之配成氏誥封恭人子三曰夫曰史曰丕皆篤學克紹

父志女三長適代州庠生謝錫申次適太原官生王壯次

適應州庠生蔣激夫等將以嘉靖己酉夏五月初三日吉
時葬公於復宿山之陰迺介公之姪鄉進士石踵余乞銘
余於公爲鄉後學又以石同年家稔聞懿德誼不可辭銘

曰

龍堆南麓鴈門北岑川谷毓秀火精下臨其象執法用警
官箴攬轡肅度望風投簪爰立土範化洽儒林兩遷京兆
沛澤尤深中丞重寄簡自帝心懋揚丕績載宏德音立朝
正色遠邇胥欽抱疴旣退註書長吟德豐壽晉澤媚珠沉
明則有譽幽則惟歆休光無斁紀茲球琳

禮部尚書石公神道碑

李賢

嗚呼吾榜百人，不三十年零落大半。今又亡其二焉。大宗伯石公是也。其子居敬致其狀而請焉，尚忍辭耶？按狀公諱瑄，字信之，世居山西大同之雲內。父普金，當元季徙居鴈州，遂占籍焉。母王氏生子三人，公其季也。天性孝友，甫十歲時，父嬰疾，醫以艾灸其腹，公卽以艾灸曰：「腹醫驚問其故，公曰：『吾父苦此，吾當同之。』」家皆嘆異，由是爲親鍾愛。父嘗與諸子裁衣，先裁公衣，公止之曰：「弟不可以先兄也。」父亦奇之，告鄉人曰：「吾有三子，識見超越，莫如此兒。乃遣入郡庠爲弟子員，公奮志進學，不少倦怠，親終哀毀，踰禮。

兄持門戶，公事之如父。一錢尺帛不入私室，兄嘗見公衣

破厲聲問之公卽跪謝凡事從兄未嘗違也宣德己酉中鄉科復登癸丑進士正統改元拜禮科給事中勤慎自勵敷奏詳雅獲給勅命推恩贈父如其官母爲孺人已而有以才能薦者遷授浙之金華知府是郡人民習尚爭訟公明決無留自是民皆畏服處州寇發勦補之兵困而掠財傷民公斬兵士一人乃止民賴以安處人避難來金華者動以千計公憐其饑窘曰皆朝廷赤子也遂開倉賑之俱得全活蘭谿豪吏有徐世揚者奸狡害人莫敢誰何公得其惡狀卽以法除之浦江豪軍有王猛烈者鄉人苦其暴橫目之爲虎公擒繫於獄服罪而死七邑無藉之徒皆斂

跡焉數年之間訟簡公閑景泰辛未公聞祖母喪援例守

制鎮守憲臣以軍餉爲急畱之壬申遷爲福建右布政使

未幾屬公朝覲福寧州雷硯送白金爲道里費自此舊例

也公卻之曰此何爲例自我絕之可也沙縣多寇衆議築

城公慨然董其工凡百所需區畫措置不勞而集班分役

夫以均其力有以私情于者置之於法期年而成軍民便

之有道士妖言者書黃紙惑人捕之不獲公卽移文各郡

禁之遂弭時承兵燹之餘賦稅不完民有倚以爲奸者公

察知其弊民皆懼而完之天順己卯進陞南京吏部左侍

郎是歲冬十一月召至京師拜禮部尚書公益小心謹慎

惟慮才不克位未嘗一日不警也嘗因疾上疏懇乞致仕
上念公忠直老成不欲釋去已而前疾復作乞輟部事久
之不進湯藥子欲禱禳怒而止之曰死生命也天順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終於正寢距生洪武三十年三月十六
日享年六十有四配郭氏封孺人子男二長早歿次卽居
敬爲應生女一人早歿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公爲人剛
正挺然不可撓持身廉介作事不苟義所當爲直前爲之
不少回互處已接人一毫不假可謂侃侃之君子矣計聞
上深悼之遣官諭祭復令有司營葬特贈資德大夫給誥
命卜以年月日歸窆於州東羅家里從先兆爲之銘曰士

之在世卓然者稀顧惟才德有高與卑嗟彼高者事業自
彰譬之鴻鵠霄漢翱翔嗚呼石公早登甲第敷歷要津肆
昭經濟相彼應土鍾秀於公曠世一出夫豈易逢公冷已
矣名則不朽堅珉有刻垂於永久

申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定邊兵備副使薛公墓誌

士家屏

余為諸生時則聞天城薛汝為氏有雋譽心慕之已赴省
試集同郡士識公於稠人中揖而與之言契若雅素嘉靖
甲子公以國子生舉順天鄉試余亦以是歲充貢籍又同

舉成長進士交益親因與締昏姻之好焉公歷試郡邑所

至有聲而余竊祿二十年尺寸無所自竒才能不逮公遠
甚乃公竟先余能復先余物也傷哉明年冬仲子維坤奉
李方伯見衡公所爲狀就余山中乞銘余不忍辭誌曰公
諱綸字汝爲號幼泉其先揚之興化人國初諱士秀者徙
河曲再徙天城衛遂家焉士秀生鎮鎮生玘玘四子春雲
雷雨春二子長經次綺雲卽公父以公貴贈中憲大夫河
南開封府知府配柴氏贈恭人是生公及纓薛氏世力田
以農致饒後稍受賈居鹽筴維揚而業儒則自公始公生
有異質少與伯兄經同受書塾師伯兄未及旬公已數行
下比伯兄一再讀則公已成誦掩卷不復省其爲文亦然

縱橫數百言立就文藻爛如也於是伯兄自謂力學不如

仲敏謝去治家人產佐公讀公學益專以弱冠補衛學生

兩試省闈不利乃盡以家事屬伯兄而輕身束書游太學

從日門胡先生講業刻厲攻苦更三年不返卒成進士第

仕長安縣縣隸會首冠蓋雲集簿牒叢委公至簡宿案次

第籍之晨坐堂上呼吏抱牘至須臾論報輒盡徐起升輿

走謁官長嘗日中昃始還赴訟待理者累累擁縣治召入

鞠之須臾決遣又輒盡於是豪猾吏咸吐舌噤不敢置一

詞旁近縣訟多願就公質成者治行稱三輔第一焉歲辛

未辰授當陽縣大司馬持旨於途曹擢兵部武選主事武選

吏眎武人子若居重負非厚賂輒引他例鑄其級或遂除籍不敘公躬敷選簿鉤校功次有朝投牒夕受官去者所全甚衆又條上十數事其大者優胄弁以儲將才練土著以實行伍復屯鹽以充餉而紓召買之累繕城堡以固守而傳不急之工言鑿鑿中窾大司馬譚華二公奇其籌畫擬調公職方會開封守缺藉才者願得公遂領郡符以出至郡剗削繁劇斧解刃理恢恢有餘一如長安時而彈壓疆藩摧抑豪右嚴重有加焉於是治行復稱河南第一歲已卯秋試諸生阿直指意攻昌籍詞連督學公不直諸生會督學窮治諸生急其父兄貴有勢者遂以此遷怒公謀

擠之壑而甘心矣壬午擢陝西憲副督撫邵文川公甚倚重之將遂薦公開府而向遷怒者業據開封事曠給諫某論公解任待勘勘無驗部覆調用未幾尋罷其官旣罷士大夫交書唁公公怡然自得也曰某幸席先世之產兄耕弟賈資某於學以有今日於某足矣敢薄山林時薛氏不析產已五世鹽筴在維揚者季纓實理之以是公子姓昏姻田宅奴婢南北居半數往來省視以爲常公復好客喜酒池館之側房闔之間所至觴具設焉間用聲伎余皆不謂善公顧樂之要以公長才大畧鬱勃而不得宣非託於奔走經營飲食燕笑則無以澆胸中塊礪發舒豪宕之氣

余所謂煩乃公所謂快耳余甚愧余陋而慕公之達宜有
得於養生之指乃一旦疽發於股竟以不治此余所爲痛
恨於公之罷且物也公內行甚備而昆季敦睦克紹五世
之美旣貴不渝尤人所難昆季皆拜爵經鴻臚寺序班纓
袂醫院吏目則昆季皆衣冠矣昆獨子爲置側室廣之季
有子爲延外傳訓之則昆季之子皆詩書矣歲大祲道殣
相望約昆季發家廩以賑餓者計捐三百金以上號於衆
曰此吾昆季農且賈之積也於是昆季又皆以仁義聞鄉
閭矣爵不獨私其身祿不獨私其子富不獨行其德其篤
倫誼如此安論吏事哉公生嘉靖甲午八月二十一日卒

萬歷辛卯五月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元配宋氏繼配徐氏贈封皆恭人子男六維垣娶宋氏維坤庠生娶李氏俱徐出維墀庠生娶余氏維埏聘高氏俱側室王出維垓聘支氏側室張出一幼側室石出女四長宋出適遵化尹李杜先卒次徐出卽余季子庠生沛初婦也三張出許通政田公子中顯四馬出尙幼諸子卜以是歲壬辰十一月十六日葬公神頭山之陽起宋恭人之柩合焉禮也銘曰家於代賈於揚宰於雍守於梁觀兵於河滬止於坎逃於虛媿德乎庚桑噉若靈鳳其采九苞擇音高岡矯若騫鵬乘

風圖南九萬翱翔飄若冥鴻遠跡藪澤繪弋蘇易典於墓

倦於游歸休以徜徉隱若干將虹蟠蜺藏耀百世而有光
公其不亡

國朝

任勇烈公神道碑

袁枚

山西出將應運生新父之才巴蜀從軍從古落大星之地
故知玉燦之瑟其慄猛也沉檀之貴其香焚也苟推轂於
凶門必立懂於天下乃若兩軍未愆方交河曲之綏三鼓
不上竟墓宜陽之郭歟歟將軍今得之勇烈公矣公姓任
名舉字漢冲大同人也毅而能擾剛而不彀受風后之金
法作楊公之鐵星年十七應募爲兵均服振振勇可習也
戎容暨暨整之威如中雍正二年進士選陝西柏林守備

征巴里坤有功調寧夏都司旋擢固原遊擊會提督標全
文耀等滋擾半夜寥狼一軍跽籍諸將征佞者伏僕邀者
逃公手持威械馬束殷緡解刀授妻登樓發鑿越王圍土
闔門不辱之心子反乘堙扞衛侯遮之義賊有攀垣上者
公斬而擲之頭墮半空膽落羣醜寇來不上我武維楊追
其奔逸提兵巷戰以五十健兒當百千彪虎立當前疾呼
彼下風子產尸盜成列而行葉公赴難免胄而進卒能嚴
關鐵牡解散銀刀城中被掠哭聲殷天公下令曰掠民財
者許昏夜投繳過限者誅契箭一傳草言三就爭還趙璧
暗歸楚弓當燒撥焚杆之餘爲翔檜雲朝之取雖地名回

洛刀號定秦不是過也固原平

天子召見曰爾才大可用命王常之位與諸將離席許摩訶之寢置鴟尾養威虎將名馳

龍光寵大會金川跳梁

天子詢以方畧卽擢西鳳協副將馳驛赴營尋遷重慶總兵攻昔嶺拔山而進公望嶺險絕惟迤南一溝可通苗卡乃命別將佯言攻嶺而身率精兵從僂道入方誓蒼兕以渡河忽輟雲梯而下宋人非着翅肉是飛仙驚柴紹之壁龍橫行七跡信敷曹之地虎雄入九軍奪取其卡賊大懼復築色兒力城壘石而守公分兵從木達不多兩山攻之烏

大周風元 卷之二十九 三
櫛鳥絕白羽並飛然離賊巢刮耳崖已三十里矣公攀梁
麓而上受飛礮之災乃北向叩頭曰臣以死報國矣年四
十有六嗚呼痛哉酸棗壇高臧洪首歆螯弧旗拔考叔先
登方期爨翫蜻蛉仆碑而進豈料蒼梧南越一奮而亡然
公始則霽雲斷指繼乃公孫洞胥小白未僵大黃猶射义
典韋臨危之戟橫貫數人衝張遼已出之圍再呼殘卒孤
軍殉節雖死猶生可以謂之勇矣可以謂之烈矣事聞

天子賜諡加提督御祀昭忠廟廕其子卹其家公之恩禮世
盡榮之而

朝廷於公亦不爲不厚矣初公以川兵惟怯紀律不嚴乃酌

變鴻章廣招梟俊帶其斷作三日之狗傳其弓作一軍之
觀故能九攻九下兵如刺蜚三遂三郊弓無倒鞬及公之
殉也三河子弟猶張呂氏之旗百保丁男空喂房公之馬
坡驚鳳落地慘彭亡觀黑哨以夢將軍騎赤牛而思都尉
其能無蒼面生哀守陴盡哭也哉公重仁襲義辭隆就窳
校尉高官雖中戊巳袁安故綬不具丙丁至於燕左氏相
斫之書通呂蒙讒語之易執筆如上馬磨盾卽賦詩則又
蓋臣之雅懷介夫之餘事也長子承恩年八歲

天子卽召見擢侍衛次子承緒亦補京營守備以某年月日
葬公於城東水坡寺之賜塋三夫人耐壽日中而寔機合

而封元甲負土黃封讀祭固知廬山九仞難銘上將之功
石馬千年尙作勤王之狀銘曰

人誰不死鬼獨稱雄一日碧血千年白虹任公挺生熊姿
豹狀兩目眈眈凌烟閣上初掃鴟苔長鯨息浪再討駒支
崆峒劍傍克敵致果輿尸歸葬事聞於朝璽書悽愴司勳
銘功太常繪像幣純四邪銘旌三丈

聖主之恩忠臣之樣

文

明 祭北嶽恒山文

王家屏

惟神上幹乾樞下維坤軸包幽據并嶽崑突岷內屏神京

外控遐服肆威靈以匡扶合中外其輯睦氣序均調桑麻
蕃熟垂髻含和戴白鼓腹本神庥之所貽允國祚之攸屬
也某去國三年退居巖谷少室方溫終南見趣奉召而來
過經嶽麓瞻仰徘徊威靈髣髴登薦椒漿用伸虔祝神其
佑予陰導默督願奉神暮贊猷沕穆精白一心公忠誠篤
如其不然容容碌碌甚或側媚希寵姦回持祿詎惟神羞
且羞邦族神其厭之敢徼神福

祭河陽橋文

前人

猗惟桑乾比靈河洛建旣上游襟帶雲朔洪濤臣浪疊湧
鯨騰望洋秋嘆履薄春兢我昔憂民溺由已溺舟楫非才

乘輿靡給今也卜築在河之陽紛紛病涉目擊心傷是用
捐貲購求山木費不貲資役惟躬督導水傍注掘泥下穿
虹疑仙駕石謝秦鞭砥柱雄蟠飛梁縣控趾奠金鼇形紆
玉螭五旬而舉萬衆爭觀咸偉厥制驚嘆無前高若凌雲
虛若御氣彼岸偕登慈航共濟車間騎逸道咏途謳豈緣
人力實荷神庥薦藻羞蘋禮恭情慊匪利福田幸違坎險
百千萬禱不騫不崩蘆溝曉月千里同明

國朝

祭張制臺文

名曉

張四教

嗚呼茲倭巡試所至固吾叔二十年前太守於此兵憲於

此建牙於此總制於此之舊治也方教以受業於叔長爲

諸生以居息未遑隨任延師課程吾叔未嘗一日置諸懷也癸酉抵里立四如社於籠水之旁叔嘗進教而教之大約謂道不在高遠文章不在字句是時吾叔三十年宦遊之業歸諸藏修日與諸門人深心濂洛源頭垂屬續之年一刻尙存迄無口色之失蓋恭靜謹廉吾鄉大賢固指不多屈也宜吾諸弟十人前後列賢書識者謂廉吏之門必有後信然而當時撫治雲中道自在天地惠自在人心雲之士民至今猶嘖嘖也侄又何敢贅贊任職司文衡是吾叔養之於前教復教之於後願於教之中仍存一養之意以仰繼前烈云爾茲當試竣敬率諸庠生童瞻拜棠蔭神

之聽之來格來歎因爲之歌歌曰汗血爲政玉爲心宦經
四紀一鶴琴美人不見鴉座吟山自岑兮樹自森詩帙纍
纍壁上蟬岷山碑頌何處尋白登西望雲陰陰荒塚離離
水不禁父老鬢年誰到今矯首臨風言欲瘖惟有清白作
世箴殘烟古廟附椰林

大同府志卷之三十一

大同府知府吳輔宏纂輯

藝文五

賦

漢 冀州賦

班彪

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是歷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
所娛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嶽而高遊建封壇於岱宗蹙元
玉於此邱徧五嶽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

唐 雲中古城賦

張嵩

開元十有四年冬孟月張子出玉塞秉金鉞撫循邊心窺

按董碣走汗漫之廣漠陟崢嶸之高關徒觀其風馬哀鳴
霜鴻苦聲塵昏白日雲繞丹旌邊障萬里成沙四率乘蒙
恬之古築得拓跋之遺城伊昔晉人失政亡彼金鏡海水
朝飛欃槍夕映時古而五代繼繼而四方未靖慨逐

鹿而爭雄空瞻烏而莫定於是魏祖發大號鼓洪爐天授
宏畧神輸秘圖北清沙漠南振荆吳由是一太陰以建極
則廣莫而論都遂徵板榦庀徒卒鏟嶢嶢剖嶠岬因方山
以列榭按長城以爲窟旣雲和而星繁亦邱連而岳突月
觀霞閣左社右壓元沼泮泮湧其後白樓巖嶼興其前開

九子之群館列先王之籍田靈臺山立璧水池圓雙闕萬

仞九衢四達羽旄林森堂殿膠葛當其土馬精強都畿浩
穰始摧燕而滅夏終服宋而平梁故能出入百祀聯延七
主擊魯衛之諸侯廓秦齊之土宇禮興樂盛修文輝武講
六代之憲章布三陽之風雨亦云已矣哉俄而高祖受命
崇儒重才南巡王鼎之邑北去軒轅之臺鵬搏海運鳳舉
天迴覽桑流之冰泮憶新野之花開自朝河洛地空沙漠
代祀推移風雲蕭索溫室樹古瀛洲水涸城未哭而先崩
梁無歌而自落魏家美人聞姓元新聲巧妙今古傳昔日
流音遍中外可憐埋骨委山樊城闕摧殘猶可惜荒郊處
處生荆棘寒飈動地牧馬嘶若箇征夫不沾臆人生榮耀

當及時白髮須與亂如絲君不見魏都行樂處只今空有
野風吹乃載歌曰雲中古城鬱嵯峨塞上行吟麥秀歌感
時傷古今如此報主懷恩奈老何

雲中古城賦

呂令問

正北曰并有唐作京密近廣濟遼遙長城尹也總居守之
任將也當節制之名故卒乘輯睦而王都肅清於是斷武
誼按亭燧電轉前旌風吹橫笛楊葉箭的蓮花劍騎下代
郡而出鴈門抵平城而入北地挾纊稱暖投醪必醉則知
撫之者誠難用之者不易是時陰閉羣山寒凋衆木川平

塞過水飲霜宿綠慨乎大荒徜徉乎游目草樹平蕪山原

重複訴古城之謂何傳魏家之所築伊昔晉京板蕩海縣
沸騰不有所命將何以興王師赫怒爰整其旅霧集雲屯
龍驤鳳舉棄萬里之沙漠傍五原之風土肇爲此都實惟
太祖夫其規典章辨封疆池桑乾之水苑秦城之牆百堵
齊矗九衢相望歌臺舞榭月殿雲堂開儒士於璧沼貯美
人於玉房翕習沸渭熒熒煌煌取威定霸於是乎在施令
作法罔或不臧武破六州之內文宅山川之陽何其壯也
旣而年代倏忽市朝遷徙干戈鼙鼓之雄綺羅絲竹之美
孰不煙散雨絕沙埋灰委樹名歡而詎存鳥稱樂而俱死
危堞旣覆高墉復歆寥落殘徑依稀舊堠榛棘蔓而未合

苔蘚分乎相滋伏熊鬪鬢騰屬聚麋常鳴悍驚乍嘯愁鴟
不可勝紀但令人悲邊風起兮馬嘶急寒月生兮鴈飛入
可憐久戍人懷歸空佇立有客志遠才雄秉義由衷負詩
書禮樂之用蘊蕭曹魏邴之風藩庭高枕河源鑿空霜犯
鬢而先白塵染顏而少紅三爲都護五掌元公益封而廣
國事利而業崇獨見凌雲而作賦誰言坐樹而論功者哉

古樂府

國朝
長城謠

宋 梅

噫吁嘻乎此長城列巘埠堦高崢嶸臨洮首役遼陽訖
蘇

由萬里長城活百口
性命鳴毛輕霜人

之妻孤人子四野嗷嗷聞哭聲哭聲動地哀欲絕翔風凜冽城爲崩紫塞屹立中外控祖龍慘淡經營成輶輳車雜鮑魚載海內逐鹿紛縱積命湯在德不在險一語千秋足定評噫吁嘻乎此長城

黃烈婦行

前人

妾爲廝養婦共締百年盟主恩豈不重大義當分明事夫同皎日耿耿貫丹誠可憐薄命妾陋質奚足呈主日見逼迫夫日遭敲撈受辱甘斷頭視死如歸寧妾在夫殆將不免霜刀霍霍夜半鳴鬼車暗逐幽修語陰風吹夢聞血腥其夫驚覺搥燈照哀絕不敢高哭聲時年二十八觀者寒

郊坳各各歎息去盛傳烈婦名卓哉許郡伯建祠爲之銘
至今過其下凜若冰霜清誰謂十步澤而無香草生誰謂
培塿側而無松栢貞

恒山高

文光

恒山高高挿天塞山第一勢孤騫初名大茂後北嶽還元
飛石相鉤連壁立斗絕中有龍泉柱維宇宙供養雲烟玉
華障其北白虎當其前一峰突兀而遠出羣山衙衙以蛻
蟪左挹長庚袂右拍通元肩青泥凝爲石紫芝之蛻爲蟬振
衣臺上興磅礴扶桑金骨挾飛仙呼吸直疑通帝座蒼茫

莫辨層巒造嶺今在恒山也恒山靈巖俯視氣象可訝然予適守

茲土登陟留詩篇時維乾隆歲辛丑勒石垂諸萬萬年

和文華亭太守恒山高

俞治

恒山高恒山高高山出層霄雲中天下脊援地聳巖嶽嶽
嵐翠巘夏盡星杓豈衡看睥睨岱華鬱岩巖虞巡飛石券
議祀徒搖搖聖朝釐秩典燔望聿鴻昭控幽據并崇嶽
峙絳節纒車天沈參恒山高恒山高高高出層霄

五言古詩

梁詠霍將軍北伐

虞羲

擁旄爲大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
八九月鐵騎入幽并孤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羽書時斷

絕刁斗晝夜驚乘墉撞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
麗六郡兵哀笳關下出玉笛隴頭鳴先聲鋒自警三捷越
無驚玉門罷斥堠甲第始修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
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益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
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唐
飲馬長城窟

太宗

塞外悲風切交河冰已結瀚海百重波山陰千里雪迴戍
危烽火層巒引高節悠悠幕旆旌飲馬出長城寒沙迷窮
迹朔吹斷邊聲烽塵清玉關玉笛韻金鉦絕漠干戈戢車
徒振原濕都尉返龍堆將軍旋馬邑揚麾氛霧靜紀石功

名立荒徼一征衣

歌入

飲馬長城窟

釋子蘭

遊客長城下飲馬長城窟
嘶聞水腥爲浸征人骨豈不
是流泉終不成澗溪洗
盡骨上土不洗骨上冤骨若不沉
水四海有遺魄空流鳴咽
聲聲中疑是咽

出塞曲

劉濟

將軍在重圍音信絕
通羽書如流星飛入甘泉宮倚是
并州兒少年心膽雄
一朝隨召募百戰爭王公去年桑乾
北今年桑乾東死是
征人死功是將軍功
羸馬牧秋月疲
兵臥霜風仍聞左賢
更欲向雲中

謁張果先生

李頎

先生谷神者甲子臺能計自說軒轅師於今幾千歲寓游
城郭裏浪迹烟霞裏應物雲無心逢時舟不與餐霞斷火
粒野服兼荷製白雲淨肌膚青松養身世韜精殊豹隱鍊
骨同蟬蛻忽去不知誰偶來寧有契二儀齊壽考六合隨
休憩彭聃猶嬰孩公期且微細嘗聞穆天子更憶漢皇帝
親屈萬乘尊遊窮四海際車徒徧草木錦帛招談說八駿
空往還三山轉輪轅敵吾君感至德元老欣來詣受錄金殿
開清齋玉堂閉門歌迎拜首羽帳崇嚴衛禁柳垂香鑪宮

花拂仙袂祈年寶龍廣致福蒼生惠何必待龍髯鼎成方

取濟

塞上曲

常建

翩翩雲中使來問太原卒百戰苦不歸刀頭怨秋月塞雲
隨陣落寒日傍城沒城下有寡妻哀哀與枯骨

塞下曲

前人

黃雲鴈門郡日暮風沙裏千騎黑貂裘皆稱羽林子金笳
吹朔雪鐵馬嘶雲水帳下飲葡萄平生寸心是

出塞曲

杜甫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
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

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金古長城

李愈

秦築萬里城保祚迄蟠際阿房赤炬炎亡秦維二世勿謂

約榘愚千秋資控制

元秦長城

陳孚

驅車出長城飲馬長城窟朔雲黃浩浩萬里見秋鷗白骨

渺何處北風卷寒沙蒙恬劍下血化作川上花祖龍一何

愚社稷付征柝長城土未乾秦宮已焦土千載不可問似

聞鬼夜哭矯首武陵源紅霞滿川谷

明度桑乾

祝願

金龍池畔水濱作桑草活東馳入滄海浩蕩成洪波誰知
積天流發源始盈科覽物感人事臨流當若何

從夫赴鴈門

名媛董少玉

鴈門西近邊一片黃沙地烽火夜連天角聲入雲際風日
盡悲懷草木多樵悴况是逐臣妻那能不洒淚

悲平城

金幼孜

嬴政馭四海六國為榛荆魏魏黃屋尊萬世希業成奕禩
肇二世收鐵乃銷兵更為籌奇策北築萬里城民命半為
土白骨亂縱橫焉知百歲後蕭牆自紛爭楚炬照大赤隆
準人咸京崇社既覆絕滄桑多變更至今千載下長城猶

崢嶸我時從萬乘仗劍屢巡行徘徊覽遺堞惻愴懷古情
揮鞭上馬去落日悲風聲

過張寺丞汝舟墓

郭登庸

疲馬下恒山新塚寒烟結徘徊問父老感泣言忠節流賊
勢縱橫揮戈氣壯烈殺身一何易綱常賴不滅奸雄一過
之肝膽皆崩裂

登恒山

閻 隣

攬轡登恒岳緩步臨仙臺峭嶇亂巖中一徑屢縈回虎風
生萬壑澗底松聲哀石竇看雲行崖畔聽泉雷廟貌山腰

下瀟瀟委蒼苔重華昔巡狩遐徼疆未開恒山一壑祭岳

石自飛來秩禮會至今名山竟蒿萊飛石遺蒼窟茫昧誰
能猜我來觀風遊鞅堂痲塵埃遇此佳勝地寥朗豁心懷
半規隱山椒吟眺空徘徊

恒山禱雨自責

胡汝礪

望雲淚欲滴思雨心如癡累食不下咽危機真燎眉顧我
以凡質維時把郡麾二載穀頗熟僉曰守所爲退遜內自
慙惟謝天地施今年當水德甘雨何愆期禾黍惜瓊奠麩
麥合金岐村輦譟南畝火傘張晴曦節候近六陽豐凶爭
一絲設若罔矜佑何以收流移蹇予下孤柱窮途已觸籬
惡德豈恤死良民毋阻饑

國朝

甲辰冬月朱十訪我塞上賦對月詩奉答三首

曹溶

昔我登羅浮靈雲翼飛軒炎光扇四序奕奕神芝顏有美
儼相從盛作游覽言芳蘭麗重墀列植皆翩翾洗爵命醴
醕鱸鯉出丹淵旋日駕輕楫跌蕩珠江前矢口吐嘉藻衆
賓稱我賢聿來鴈門樓轉瞬八九年寒燠旣殊軌瀨興何
由宣賴有同心士風雨仍勿愆樂莫故交樂遂賦明月篇
月出照城闔大野何洋洋連山萬餘里縣互不可詳列營
悲霜角羽燾隨風翔束芻徵近郊飛駁蔚千行獵火耀繁

星重裘禦嚴霜章甫繆司憲務躬戒無荒蓬管閉重闔民

俗借吉康方壘示處憂之子凌大江弗效兒女仁忼慨溢
中腸曠觀幽與并回睇思故鄉旦夕事游燕孤抱成匹雙
何意古邊頭特達奉圭璋

圭璋慎中闕龜勉循昔經暫當展清輝相對於邊庭深雪
蔽層阪修柏含青英匡世羨高度緇塵詎能撓短褐濟三
冬園葵待晨烹曲房剪茅茨靜見游鴻征文籍繞四座持
酒忻其傾開懷玩流景哀樂全其貞悠悠道路間乃得親
友生恒嶽有盤石足以喻精誠環顧王化周冀方息交兵

鴈門關

朱彝尊

南登鴈門道騁望勾注巔山岡鬱參錯石棧紛鈎連度嶺

風漸微入關寒未捐層冰如玉龍萬丈來蜿蜒飛光一相
射我馬忽不前抗迹懷古人千載誠多賢郅都守長城烽
火靜居延劉琨發廣莫吟嘯扶風篇偉哉廣與牧勇畧天
下傳時來英豪奮事去陵谷遷數子不可期長歌爲誰宣
嘹嘹天半鴻聆我慷慨言

十月十四日夜同曹使君雲州對月 前人

發軔自祖暑息鞅及元冥迢迢沙際月皎皎雲中明臯禽
警朔吹別葉辭苦莖青霜降北陸參井緬縱橫主人託嘉
藻休澣寡所營悟彼行役艱曲宴奏中誠清樽湛瑤席克
首亦以爲然但言首禮爾豈意良覲并謙謙君子柄習坎美

不盈澄輝矢相照慰我殷憂情

雙松一影

馮雲驥

瀛洲有影木一葉具百影溶溶如列星靈光幻虛冥何乃
松兩株而若蔭交併離披日月下繹繹成異境多寡詫珠
懸今古驚傳領奇根誰篤之物理不可省深巖杳蒼幹孤
嶂抱綠町悵然無從尋天風吹骨冷

遊華嚴寺

前人

清夜招提境長風吹纖柯新月皎皎出流光蕩綠蘿此地
曾百戰萬馬屯干戈白骨銷爲土梵聲雲外和極目何所
見孤鴻渡大河

望恒山

張韜

望恒山恒山不可上衆峙皆有兩北嶽爲之長石飛天與
招壁立龍行象曲陽靈所寓平觀羣偃仰瑤草帶雲來化
作非非想荷插遨天峰中虛聽清響梯石結空堦塞洲多
宿莽關異種奇因刈荆開獨往須彌納芥中泰山在吾掌
古今千萬年止此厲埃壤

和望恒山之作

徐化溥

愛恒山恒山真可上單峰巖無兩四岳讓雄長三千與大
千法中說龍象有窟飛安王巖巖不敢仰雲來蛇結障石
去處有想昔年白扁扁恰觸發空響得道臥山椒萬塵若

奔莽雲白草青青若敖安所往烟嵐萬壑晴瞥見巨靈掌
石室揀蘭臺趙符湮泉壤

誤載花石吟

李煥斗

昔讀方輿誌廣靈產花石及予官此方有客寄書竟殷勤
詢父老邈然無踪蹟因知古人書流傳多失實凡事貴闕
疑不獨茲一邑

懸空寺訪僧

魏象樞

遙聞十里鐘在山忽在水盤折叩山門老僧聞如此巉巖
綴虛空石閣輕於紙攜手說飛騰自雲簷外止

王烈婦詩

王之雲女

夏人佺

昔余視嵯時驅車太原路問俗採民風節烈心所慕共傳
戊子歲姜逆之變逆賊肆兇酬神令有王君慷慨絕內顧卓哉
揚孺人就死何暇豫勉兒勵忠貞詩書不汝誤爰投古井
中耻爲賊所污母死季子偕義不忘乳哺禽委有弱息聞
難生悲怒再拜別舅姑竊縊庭中樹余時聞斯語喜極傳
竹素丈夫有鬚眉臨難猶回互弱質在女子視死同朝露
義方能訓兒舍生良不怖栝棬貽後昆善人天所祥細讀
林君傳委曲見情愫乃知忠孝心相遇若旦暮

將去應州畱別鄭調周鼎四首

林贊王

秋風吹瑟瑟游子念故鄉駕言將旋返獨立何徬徨顧我

同門友契結芝蘭芳昭質美如玉琢磨就珪璋相期以古
道冰雪瑩肝腸所與共晨夕云逾二十霜安能捨此去涕
淚滿衣裳

自昔我家昆命途多屯否患難相追隨實惟諸君子高節
薄層雲深情注遠水及我息肩初更作兼葭倚促膝快談
文徵歌列羅綺問夜動未央絲絃日盈耳風景忽以殊遠
道從茲始

斗酒從歡會猶是少年場一言及離別滿座慘不揚非無
絲與竹徒令聽者傷人生重神交道里詎云長顧彼雲中
鴈亦自遠隨陽幸母玉爾音慰我竚立望

佩劍行出門驅車桑水側握手臨河梁相視餘涕泣昔爲
鴛與鴛今忽儔侶失延頸自悲鳴何以奮羽翼願言各自
愛無爲游子惻梁月照相思萬里猶見色

將赴平定畱別張荷塘明府

吳炳

參漢循良清淨語師蓋源流沿潁川繁苛盡淘汰繁余
任版初頗欲銘盤帶秦關註直鴈門簿領困塵搗招徠媿膠
水方畧匪上蔡廩祿猶虛糜 聖恩實霧霈君家觀察公

續兩河最銘勒志昔賢冲襟滌驕泰私淑崇瓣香遐風
言茲竭來相舉似悚慄祇增嘅執鞭余何辭字字凜顛

丁浩煙海官職詩名會揮霍百里閒五彩絢霞繪家

有餘師培養深根滯發軔始金城聲名寇耿外他日馳
報章鴻飛期上艾

用韻答吳韜園前輩

張五典

材官各爭能身名要俱泰經術飾吏事羣目一措大君仕
自何年皓首猶束帶勞勞風塵中盛暑不車蓋重副會未
修統綺厭葦蔡每飯菜一盂何計軒與膾清寂拙謀身寧
一民所賴撫字耐辛勞建議中事會沿革著成書利病勝
圖繪報政向闕廷考準廿七最代領屬後人膏馥得沾
丐匝月從之游朔中自彪外試玉必三火淬金期百汰置
車一南針迷途指矇昧畱別誦新詩嶺雲似靄靄君自此

大同府志 卷之三
遠矣離心逐征旆

山陰運水謠

前人

金城地廣斥石水鹽一斗浙米與煎茶味劣尤無取雪外
一條泉來自茹越口去郭十里餘一力供奔走負擔到齋
廚湛然滿甕缶何以答辛勞裂餅且傾酒不置調水符憐
渠頗忠厚獨愧盧城宰甘井吾何有

太白祠觀泉

李御

雲外數芙蓉松間轉琥珀流水復何心照我顛毛白對此
情不勝蒼然日之夕天姥唱高吟陂陁下崖石

白登臺

任承緒

白登臺上草今日猶蕭蕭漢高本雄武所遇何奮然新論
奸首僻臆度何黨黨陳平獻秘策其事非昭昭猛將旣糾
糾謀臣復超超何爲藉艷色詭詐來譏嘲煌煌班馬書傳
疑至此宵恒譚詎足論怪妄生風謠翹首見飛鴻噉噉鳴
碧霄北望萬馬羣臨風嘶九臯

題黃烈婦祠

吳輔宏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云何號官人毒痛及僮奴皎皎
吳氏女天生靜且姝嫁爲黃氏婦恩愛兩不渝誰張南山
羅將羅北山烏求之不可得致奴無完膚婦起前致詞夫
今將何如此頭不立斷此身終被污霍霍出七首觸之血

縷濡可憐貞烈婦畢命於須臾至今陰雨夜啼哭聲嗚嗚
我來拜祠下嗟吁重嗟吁人秉天地性有賢亦有愚徑決
禮義坊牛馬將襟裾惜哉太偏仄置此湫隘區會當更爽
塏爲婦奠厥居或用慰貞魂藉以式里閭千古同髑髏母
與狗豕俱

寄懷應州學博張鶴亭同年

靳榮藩

吾晉有詩人景純導先路子安與摩詰鏘鏘鳴韶護子厚
澹而腴樂天深而露金筮玉溪生中晚推獨步陶臣奮餘
響表聖有真趣有明嘉隆時中行再馳騫國初諸前賢

晨星尚可數青主擅詞宗蓮洋曰翹楚午亭垂縹緗彪西

足章句一一留芳踪皆爲藝林恭鶴亭居儀川苦吟忘朝
暮潦倒而愈工欲使前修妒憶富丙戌年山城勞小駐曰
悔少時篇才華歸陶鑄刊落桃李姿乃見松桂樹如今又
四載造詣薄武庫往來雲朔間健筆盡勾注何不遺新編
塵胸撥雲霧

吳冲菴太守招飲杏花園

胡溶

塞外春風遲春杪柳芽茁遊子念故人駕言雲中鞞勝日
逢招邀賓朋集時傑出郭十里餘山麓得幽折杏花植成
林給賞盡奇絕萬樹映碧空色入胭脂涅赤者明于霞白
者皎于雪淺者淡于朱艷者殷牙血柔條綴輕紅老幹屈

大同府志 卷之三
古鐵或如含睇人深情渺縈結或如林下風閒致自怡悅
羈客多善懷况此暮春節思歸聞杜鵑感時怨啼鵙把酒
酬名花無爲重緜屑

遊盤山詩

李康

羣峯四面環涉目皆成趣盤谷城東南探奇及暇豫清和
氣候佳少長聯鑣赴陟岡眼空曠緣溪逕回互幽鳥時呼
羣行行入深處拾級到寺門平橋水清注天風落梵鐘花
雨紛無數絕壁洞豁舒梯雲嘆窮步上著仙人踪歷歷在
指顧可望不可卽中心切洞溯古松勢參雲霜皮歷寒沍
列坐蒼苔間壽聲間瀑布煮茗汲新泉冷然豁沉痾山靈

如有情尋異愜幽素遊樂不知疲
日歸夕陽暮回首山之阿
蒼蒼隔煙霧

七言古詩

唐 送孫徵赴雲中

韋應物

黃鵬少年舞雙戟自視傍人皆辟易
百戰曾誇隴上兒一身復作雲中客
寒風動地氣蒼茫橫吹先悲出塞長
敲石軍中傳夜火斧冰河畔汲朝漿
前鋒直指陰山外遊騎紛紛翦應碎
凱旋歌奏看君歸金印酬功如斗大

雲中行

薛奇童

雲中小兒吹金管向晚因風一川滿
塞北雲高心已悲城

南落木腸堪斷憶昔魏家都此方涼風觀前朝百王千門
曉映山川色雙闕遙連日月光舉杯稱壽永相保日夕歌
鐘徹清昊將軍汗馬首戰場君王射獸五原草寂寞金輿
去不歸陵上黃塵滿路飛河邊不語傷流水川上含情歎
落暉此時獨立無所見日暮寒風吹客衣

命并州少年行

元好問

北風動地起天際浮雲多登高一長嘯逸瀨層霄摩我欲
橫江鬪蛟鼉萬弩迸射陽侯波或當大獵燕趙間黃熊朱
豹皆遮羅男兒萬馬隨撝訶朝發細柳莫朝那埽雲黑山
布陽和歸來明堂見天子黃金橫帶冠綬綦人生只作張

騫傳介子遠勝僵死空山阿君不負并州少年夜枕戈破
屋耿耿天垂河欲眠不眠淚滂沱君鞭忽記劉越石拔劍
起舞鷄鳴歌東方未明兮奈夜何

遊龍山

前人

曩予寓大梁得交此州雷與劉自園兩公跨南山每恨南
海北海風馬牛龍山嵯峨今日始一見更信造物工雕鏤
是時山雨晴平田綠油油並山涼氣多况得通深幽山前
谷口出迎客石罅蔓叢琳瑯球蜿蜒入微行漸覺藤蘿罨
衣樹打頭惡木拉颰棲直幹北指稠石門無風白日靜自
是林響寒颼颼一峯忽當眼仰看看不休一峯一峯千百

峯雖欲一一顧揖無由金城偃蹇不得上瑤甍回合如

相畱蕃花萬錦石丹碧爛不收天關守虎豹武庫開戈矛

小山隨起隨偃仆獨立千仞絕頂縹緲之飛樓百花岡頭

藉草坐瀟灑正值金蓮秋草草妙高臺玉斧何年修登高

攬元化快如鷹騰轉山靈故爲作開闢巧與詩境供冥搜

白雲何許來纖絲弄輕柔蓬萊作霧漫飄飄與烟浮玉衣

僊人鞭素蚪翕忽變化令人愁須臾視六合浩蕩不可求

初疑陶輪此運甃今惜夜壑真藏舟劫石拂未窮杞國浪

自憂斷齧立極萬萬古爭遺起滅如浮漚快哉萬里風

掃天四周誰肯大始再開闢日啟本自無停轉舉手謝山

靈就無清涼高相非相羞賤子貪名山客到已屢投黃華
掛鏡臺天壇避秦溝大山神明觀一室汗漫游胸中隱然
復有此大初便可揮斥八極陞九州玉峯有佳招絕唱須
一酬爲君探囊擲下珊瑚鈎白雲相望空悠悠異時華表
見老鶴姓字莫忘元丹邱

登恆山

前人

大茂維岳古帝孫太朴未散真巧存乾坤自有靈境在奠
位豈合他山尊樹鳳旌旗白日耀上界樓觀蒼烟屯誰能
借我兩黃鵠長袖一拂元都門

明
修邊謠

尹耕

去年修邊君莫喜雪作邊牆牆下水今年修邊君莫憂石
作邊牆牆上頭邊牆上頭多凍雀侵曉霜明星漸落人生
誰不念妻孥與此營門雙畫角

送李帥之雲中

李夢陽

黃風北來雲氣惡雲州健兒夜吹角將軍按劍坐待曙武
周山搖月半落槽頭馬鳴大飯飽昔無完衣今綉襖沙場
緩轡行射鵬秋草滿地風蕭蕭

鴈門太守行

前人

鴈門太守汝何人治邦三月續神明我有牛羊蕃學日劇
我有承秦人不敢對君自我無衣衣有將誰我必禮拜太守

太守不見憐，但聞太守身。姓邊紫髯廣，額聳兩顴。太守出
門四牡騤，駮後擁阜蓋。前道兩塵行，者盡辟易者不敢。
窺旁問太守，何所之。云訪城西田，皇甫規。

登香山

王濬初

夏屋山中青，玉案三峯卓。筆凌霄漢石，壺寒水澹不流。蕉
入三峯清，可玩仙人駕。鶴來臨池約，出天章。世外奇，早被
五丁收拾去。王季騷，答不題詩。

雲中兩烈婦詩

錢宰

竹貞鎮雲中，縱游兵掠鄉。鄆張思孝妻，華氏偕子婦。劉
罵賊死之作，雲中兩烈婦。詩。

雲中兩烈婦風節何雄哉婦姑誓同死軍馬倏已來姑言
我死命之遭爾方年少不得逃欲自經不得索欲自刎不
得刀少婦前致詞不用刀與索兒當激賊怒婦姑頭共斫
姑如湛盧劍罵賊獵獵坐剛風婦如黃間弩蹶張放弦氣
愈雄厲聲奮激鷹賊鋒舊古雙烈奪雲中

鷹門太守符

何景明

壘壘高山莽莽代谷城邊風起沙漠漠城內惟聞奏音樂
太守下車買牛息戈陶民禮義朝絃暮歌北歷黃沙磧南
遊白草原五馬何穉穉朱英導文軒嗟哉太守亦孔武時
時較獵西山下

樂耕行

蔡天祐

君不見農家百畝田號爲青銅海祖孫世相守永業不更
改春來下種先深耕牽牛拽犁布穀鳴土膏脉起人易墾
雖用人力猶爲輕南方水田尤異此男女手足多胼胝橫
斜深栽插秧齊儂歌互答真可喜四月五月雨水勻高田
下田如綠雲穰熟已甚佳米長物色生應殊欣欣後苑之
東地如掌繁華正好恣心賞如何甘作稼穡場要與太古
同擊壤造化育物同吾心盛德大業昭森森果然有相存
乎我天人一理堪推尋詩書之暇來田畝召彼農夫與田
叟較晴量雨細商評此輩誰知爾燮手吾王上念中興功

欲佐天子開年豐同與小民荷帝力晴烟淡靄優游中豐
年上瑞本無價帝力誰歌週大夏始知樂耕樂無窮更將
此樂普天下

登隄出

董子策

少年有志競奇好大觀在望東山小曾從滄海問蓬萊欲
到崑崙採瑤草一朝抱執上金鑾玉皇畱我賜瓊筵度世
還丹成九轉霞衣拜舞陪羣仙天恩深重慚無補星駕馳
驅出巖阻熊貅百萬守重關嚴城旌壘安如堵歸來緩轡
渡桑乾南望中天聳翠巒玉霄諸山皆拱伏是爲神岳鎮
并原尋幽弔古人成癖且向山中覓奇跡桃花流水自依

然白雲洞口無消息
琴棋臺上蒼松古
飛石巖前雙鶴舞
重華今去幾千秋
玉檢金泥在何許
臨風幾度增惆悵
更上丹梯二萬丈
羣仙憐我苦憂時
爲酌飛觴解勞快
須臾歌動步虛聲
急管悲絲那忍聞
俯視蒼生堪太息
風塵黯黯正銷魂
丈夫自有安邊策
腰間寶劍寒光綉
長嘯一聲天地寬
願爲君王建奇烈

登恒嶽

王象雲

大茂巍巍竄不測
非烟非霧濛濛黑
朝朝怒號夜呼風
日翳霧暝欲寒別
有桃花四月開
暈驚飛澗兩山逼
拂天盪葉木千章
蔚采蒸霞輝五色
高拱絕塵南面尊
披胃藏

岫羣山匄石城襟帶勢天工紫闕層樓幻海國配岱肩華
位充宗興雲漱雨元成德峽門洞口豈鑿疏乖崖奇壁非
雕刻既鬼草靈誰許餐沙田骨瘦猶作稽嶮巖澹宕冷炎
媯寥落夔荒居代北

國朝趙武靈王墓

馮雲驥

大漠蒼蒼山月小趙王墓枕青山老怪蝶隨風獵野花黃
狐幾夜啼秋草昔時意氣何英雄遺俗能成蓋世功山川
想像餘威在斷碣殘碑認鳥蟲年年涼雨燐燈濕龍旗朝
夜精靈集甲士畫雲帶劍來宮娥紅鬼調拳立迢迢戍壘

望飛樓七星掛碣柯漢誰記舊遊歌舞地珍珠埋盡野

松愁我來登臺獨懷古一醉濁酒澆黃土楓青

古魂

疑悲吟弔君君豈知

題雲岡寺

前人

古巘陰陰元氣濕蒼雲不動秋風急斤斧何年出化工深
夜明月山鬼泣竅鑿天開石髓香千佛寶相生奇光平河
前面魚龍舞琉璃慘澹照蒼茫當門古木森成抱落葉蕭
蕭人不掃常看花草變春秋茅菴野衲山中老山中習靜
意如何寒鴉飛盡水無波興亡太息人間事多少繁華一
瞬過城臺極望還如夢霜鐘響徹晨雞弄帝子銅駝碧蘚
沉美人玉燕青苔凍息機乘化吾何心曠哉天地迥高深

萬載不改蓮花界大道虛無自古今

恒山

劉石齡

寶符元玉奠茲麓有神上下扶坤乾曲陽飛石就禮龍虞
舜不到恒山邊茲語荒怪誰所紀翠砥屬奧空磨鏘磁竇
兩岸盡絕壁南有細逕緣秋烟崖回水立三百丈巨石怒
落隨奔泉幾年於此壘雲棧排空石竇鬼手穿餘材蠶啣
插山腹欹落藤蔓相鈎牽平生未嘗識劔閣或謂蜀道險
亦然崩芳萬仞試初步飛仙巖閣中霄縣虎風一噫上囊
口犍牛飄墜輕鳥鷲渾渾雲霧起林際青虬鱗尾方遊蛇
紫芝翳翳隱幽峪黃榆颯颯飛騰天中有仙人繫驢樹下

祇離析枝相連寒澗萬壑起松杉翠雪散落山亭前夕陽
翠霞是幽眺丹龕夜光然通元野人頗有濟勝具度越峻
嶺如登仙俯視羣山盡百康太白巨壘差隨肩茫茫一氣
辨迥塞橐駝萬隊成蟻旋丈夫寧能死章句有名須勒於
青編此心未遂身老大投足巖岫老安便遍遊五岳自茲
始俟昏嫁畢當何年

遊寶峯寺迴憩神谿訪鳳凰山古蹟 凌如崧

騎馬恒陰道野雪埋荒草下馬古刹前羣山四拱抱老僧
披衲喜相迎烹茶促膝話無生久坐不覺塵世遠松風午
磬檐間清聞道前村神谿更有泉空明夜月鳳山顛昔人

曾此結廬住琴書灑落臥雲烟我來踏屐情無已空山寂
寂環流水不見當年垂釣人但餘殘碣荆榛裡憑高極望
動予愁歸鴉滿眼寒烟起

應州木塔歌

張開東

君不見應州木塔高佛宮下視利舍四萬八千皆兒童五
十六丈摩蒼穹朱檻八面開玲瓏突若黃河砥柱嵯峨峰
又若滄海尾闈氣漠濛不知建自何年始但見石幢注遼
清寧中元順之朝地大震塔旁屋瓦同飛蓬惟有此塔屹
然不動如山岳寧非神鷲蟠踞巔屢負其雄我來振衣登
絕頂兩腋颯颯揚天風南望鴈門北恒代河流一綫西復

東呼仙子招雲鴻我欲乘之八極凌虛空

孫孝女詩

團昇

縣家小女年十一有母孀居別無出族中兩鴟鴞奪母欲
他匹深宵晝灰成密謀巧藉賣屋爲因由誘母及女與俱
去中道假宿旁村劉母女初時雅不意越宿不歸心怨置
袖中突出定昏書始知誤人張羅地阿母誓不再適人苦
以弱女纏其身相持涕泣過夜半女忽定計甘從覲可憐
三尺組織就千絲縉裂半與弱女抱送先投繯阿母忍痛
去自縊古井闌噫嗟女也一黃口不肯畱身落人手燈昏
月黑鬼夜啼魂魄悠悠隨阿母獄成官司爲請旌彤管

大同府志 卷之三
許附林姐名崇祠鼓瑟吹竽笙蚤晚姐豆隨秋丁世間婦
女何爲者燕代紛紛競遊冶爭似某村小女娃千秋名字
知林姐

孔固書重修普恩寺碑歌

任承恩

雲州寶刹城南偏創建始自貞觀前金源重新經歷代丹
青古壁今猶全山僧指我有巨石蛟螭蜿蜒鑄四邊下承
負重上纓絡晶光玉潤圭角完方廣詎止十數尺立此殿
側將千年循環坐立終日對法言妙義皆真詮沙鎚泥印
結字體雅姿拙趣何纏綿蔡鍾久已不可作贗本雜出誰
窮研顏柳歐虞石亦燼大抵波磔非唐賢徒寶虛名不寶

實令人絕倒真堪憐何如此刻神不失并刀斷水光銑官
有時屋漏折釵股無垂不縮同機圓或者快馬下峻阪疾
於電掣鸞騰騫摩挲令人重嘆賞鬼物呵護非偶然松花
滿斗不足惜更剪楊上單青鴉響楊百本貽好事一時千
載相流沿

辛丑冬仲鎮府郊獵招余往觀爰賦 文光

轅門列戟牙纛張將軍坐鎮靖朔方著體輕裘羊叔子羅
胸武庫杜當陽塞外金城屯細柳軍中玉帳試長楊時清
甲兵洗不用遊獵隱隱寓鷹揚只今冬仲雪花舞將軍急
遞賁瑤章邀余往觀聯轡出平沙漠漠天茫茫須臾叱咤

千騎合前有狡兔後黃羊將軍大笑向予說請效薄技呈
圍場發必中的應絃倒號緩貫蝨相頡頏北門鎖鑰印如
斗皇圖永永鞏苞桑伊子凡猥不足道也自臨風慨以
慷